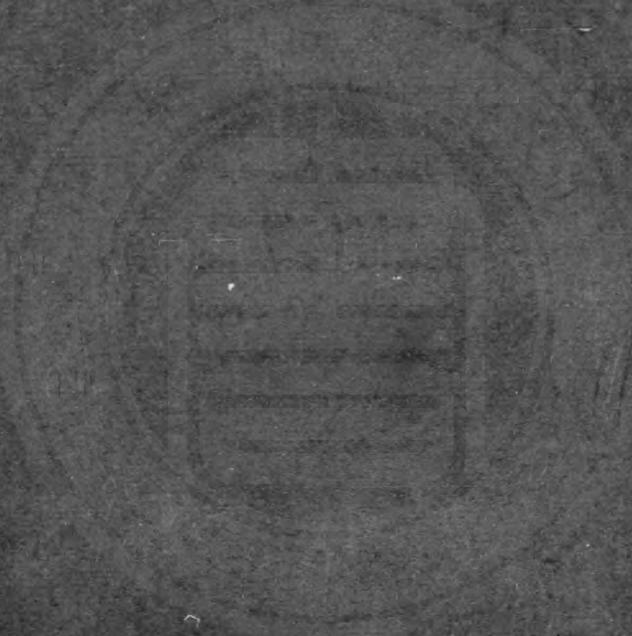


文

2854231

340



及門諸子校刊

胡氏宗卷

嘉慶四年秋東井觀室藏板

胡氏宗卷

胡氏宗卷

歙胡孝廉墓誌銘 并序

桐城姚鼐撰

胡君諱賡善字受穀其先鄞人康熙中有武進士璋遷歙
生行人司行人廷鳳廷鳳生歲貢生銘恭銘恭生廩膳生
與修一統志鼎凝鼎凝生君君少孤受學於淳安方先生
蔡如工文章中乾隆己卯科鄉試名著於遠邇矣而屢躓
會闈迄母喪終君遂絕志求進吏部符取為知縣亦不就
惟日與諸生講誦文藝以為樂歙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
十雖多頽毀而空靜幽邃多古松柏君攜徒稍葺治讀書
寺中其意蕭然余昔主紫陽書院去寺不十里嘗與往來

文
2854231
310

或至夜月出共步溪厓林逕寒窈至今絕可念也君論文尤能起人意又多藏書喜借人閱歛士多歸之用君說取科第仕朝者數矣君竟老山中年七十四以卒嘉慶三年十二月九日也余去紫陽亦十年矣君性仁厚與物無畦畛其沒也非其徒亦皆思之娶方孺人先三十年卒生府學生良會良會將葬君某所以書乞余銘銘曰
行伊修其文彪澹寡求懋學優授羣髦日月遁藏陰幽後億秋於吾詠

新城伯子文集序

予師胡心泉先生歸道山之明年令嗣履士茂才哀棗其所藏遺文而以書諭予命爲之序以謂先子集序不必外徵他人而斷歸門下士者人無異辭君家累世交游重以師弟之契恐義無可辭亦情不容已乃歷引前人序杜韓歐陽諸集故事切切然相誣諉嗚虜先生之文其至處殆不讓昌黎六一獨文翰譎劣于二公門下諸賢無能爲役其何以序先生之文哉先生初爲制舉文受業于方朴山先生之門縣解妙悟獨得其髓乾隆己卯領鄉薦後僅兩

上公車遂還山杜門以著述爲樂乃復致力于古文深造自得往往以公穀家法出莊騷神韻蓋蔕枕旣久稱心而言神動天隨文成法立若大造之于萬彙然當春而華當秋而實昭蘇萌動翕闢卷舒初非貌襲智取自然成一家言門弟子竊相侔揣謂以先生所論撰擬諸方先生得毋猶青之于藍冰之于水乎一日文翰侍坐次舉集虛齋古文爲問先生呐呐然若不敢質言者小子固以請則曰骨不勝肉吾師恐不藉古文傳也文翰自是稍稍知所趨向厥後又以庚戌會試文請先生定論先生曰固是尋常墨

裁而步伐神理儼躋隆萬諸作家堂奧昔胥臣以虎皮蒙馬人所震而驚之者皮也而以云其馬亦必非凡馬矣乃相與大笑先生生平無疾言遽色于物纖芥無所忤若將胥天下族類以及鳶魚蟲豸舉納諸春風中相與泳游而煦嫗之然和而能介泊然寡營口不名一錢不問家人生計以修脯所入置書數萬卷冊首題識工整精廬插架丹黃爛然偶鈐以小印文云積書也劬惜書也迂鬻書也愚書乎書乎將焉如吾銘而識之以俟諸如我之徒先生之懷抱風采可想見已憶歲在己亥先生設講席于郡南天

馬山棲雲禪院文翰始往從游山邃庭幽雜蒔花竹書牀
禪榻錯落其間爲人生最樂之境踰年以獻賦官中書遂
罕侍函丈有所質疑請益多寓書于郵或入山請起居畱
一再宿輒去最後癸丑歲于西干漱芳精舍告行先生年
屆七十聰強如平時但晤對欷歔有離別之感蓋自茲永
訣不復得見顏色矣先生嘗謂爲文寢饋于古人而行以
天趣故不甚樂爲考訂家言集中所錄率因羣弟子執經
問難時走筆以應如論歲星等篇卽文翰所親承提命者
也茲先錄若干卷以授梓人制義及詩別自爲卷文翰忝

列門墻遑敢妄爲窺測謹就師承顛末及所聞于先生之
微言緒論摭拾百一以敬復于履士庶後之覽者藉以仰

高山焉

嘉慶四年龍集己未暢月朔受業水南朱文翰頓首再拜
謹撰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汪其渠同獲

受業門人姓名

山東楊文匡斗垣

湖北孫煦育萬

旌德汪期楫丞舟

旌德汪殿章允臣

汪季椿大年

王際泰照寰

王廷琚方佩

王恂昌忱九

汪其渠同獲

江直寅庵

休寧汪振觀季游

休寧汪萬涵書田

孫溥含川

孫蘭枝

孫黎

朱芾米山

楊 芝采芝

程喬晉鄂樓

程 棟東木

戴 誌警士

黟縣何其偉釋亭

績溪程炳照冠乙

績溪周廷案贊平

周邦鎮懷萬

周宗杭棹侶

章大中厚蕃

麗正重明

同邑張明敦起惠

同邑張明教汝彝

張樹滋邈來

山東張倫瑀貫一

張世通灌芝

張人沅西垣

張金詔鴻又

朱芑會椒圃

朱 翼進訃

朱 騰扶青

朱 繩直如

朱志固仿堅

朱 集衡石

朱承寵異之

朱文翰屏之

朱承澧南湖

朱華祝冠峯

朱光達特三

朱文綬奕芬

江 鸞秉南

江 楫文舟

江上梁造舟

江金鑑鏡川

江 漢濯之

江有章仲幾

鮑 琮學堅

鮑兆晉以昭

鮑新彥希賢

鮑景璿翌峯

汪朝紳衡書

汪齊德台符

汪輔德思載

汪宗德汝秩

汪能謙步于

汪枚秀南

汪芑纘豐

汪文經韋佩

汪志壇汝構

汪步瀛方壺

汪能奇偉人

汪沛禹卿

汪林冠英

汪溥赤柯

汪熊元讓田

汪炳孚古

汪印綬晴山

汪綽然若虛

汪銓鼎匡來

程元鼎賓月

程廷梁震薇

程同鉞集和

程道銳峻山

程式葵牧庭

程牧斯丹詠

程應康錫三

程厚敦慎

吳紹洸步岷

吳紹潼澹虛

吳紹濤環轂

吳名晉桐初

吳樟殿擎

吳汝恒立方

吳柯怡庭

吳汝魁瑤占

吳本英玉含

吳榕蔭之

吳炯仲光

吳鳳熙庶咸

吳士熊太占

吳應萼文藻

吳大璫學玉

吳璞若虞

吳同捷心言

吳鳴捷友聲

吳云粉淑芬

吳桓孟侯

吳廣賢獻夫

方滄策用銘

方應昌衍庭

方元煒補堂

方行致行

方紹庚

方大文酉嵐

方穀正修

姚立式藉聞

姚立鰲用章

姚一桂芳仙

姚渠夔之

姚立身枝也

姚梧椅侶

姚立鵠侍墀

姚大問淑臯

黃萼聯棣園

葉曦春田

葉挺秀芝

葉兆倩東曼

葉侗遐舉

葉世禮東注

葉世沐新之

宋 晨曙堂

宋昌煥文表

宋 八 曷 驗 錢

洪 度 淑 平

洪源樸含真

李萬川立章

洪淑振總書

洪學江肇岷

許盛基際昌

許錫璠瑤村

許錫玠敬持

許世沅右澧

許士簪日舒

畢大鏞慎言

徐 浩 步 雲

仰 濂 受 天

仰良桐君和

鄭文堂肯堂

王 堂肯堂

劉 麟錫文

羅永符仲英

饒大鈞引千

姜日寅甫田

范 塏松齡

祁鼎臣介屏

表弟凌萬焯冠卿

表弟汪維城宗輔

汪仁堉心畚

汪可均叙揆

江士鑑炯持

許世臣兆虞

家傑穎初

正恬引安

軾紹波

新成白子文集

受業門人姓名五

卷五

廷洸駿桓

士范友韓

梧實樹思

樹南村

族姪元林翰文

姪孫恩舉壽祺

姪孫凌舉次咸

從弟長庚詠陶

謝景明介

謝景明介

姜日食甫田

謝景明介

謝景明介

謝景明介

王

謝景明介

謝景明介

謝景明介

新城伯子文集總目

卷一

經說

雜著

卷二

雜著

碑頌

告文

祝文

啓

策對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五

碑記

引跋

卷六

傳

卷七

墓誌

箴銘

贊

述畧

行狀

卷八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新城伯子文集卷一

歛胡賡善受穀屬藁

禘釋



禘釋

禘釋

凡大祭曰禘天人共之詩序云雝禘太祖也論語曰禘自
既灌禮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皆指言宗廟之祭也
此一禘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解之者曰此所謂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
祖者若周后稷是也祖之所自出者天也故孝經曰郊祀
后稷以配天此一禘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

新城伯子文集

禘釋一

卷一

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
解之者曰此所謂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禘黃帝者
禘嚳者祭圜丘而以黃帝帝嚳配也曷以知此禘非宗廟
之禘也先言禘而後言郊郊前之祭唯圜丘耳此又一禘
也不寧惟是卽方澤亦謂之禘周官大司樂曰凡樂圜鍾
之屬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以禮天神函鍾之屬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以禮地元黃鍾之屬於宗廟之中奏之以禮人
鬼注云此三者皆禘也賈公彥因之是以有三禘之目不
寧惟是卽明堂亦謂之禘蔡邕論明堂月令云魯禘祀周

公於大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
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然則宗廟之禘其亦有異名乎
曰是於周官名饋食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後鄭謂禘言
饋食是也又名曰追享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先鄭以追享爲禘是也其時云何曰諸儒或云五年一次
祭也或云三年一次祭也爲五年之說者以魯禮三年喪
畢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
一禘一禘三年當禘則五年當禘也爲三年之說者以左
氏春秋並無禘語知禘卽是禘一祭二名耳或云夏祭也

祭統王制竝云雖然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見於祭義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
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又見於郊特牲則宜何如解也
曰否故訓相傳以此禘當爲禴字之誤耳周更禘爲殷祭
祭亦以夏且夏必以四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六月云者周正也於正歲當四月矣故孟獻
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謂夏日至也但踰四月而
記者卽從而非之曰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左右取證較爾
可知也雖然以春秋言之則前獻子數十年既有以七月

禘者僖公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豈惟七月閏之禘莊
公也以二年五月實夏三月定之禘僖公也以八年十月
實夏八月昭之禘武公也以十五年二月實夏十二月前
之二禘書諸經者無譏焉後之二禘著諸傳者無譏焉則
又宜何如解也其禮云何曰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
主祭于后稷之廟后稷東面昭南面穆北面昭穆皆從西
爲上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
面凡穆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
東面凡昭皆南面無穆主四親亦各於其廟祭之所謂禘

也而諸儒之說竝與鄭殊孔安國云禘之禮爲序昭穆
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大廟禘與祫連文是
亦以禘爲合祭也何休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
言異者但功臣之祭明其餘竝與祫同是亦以禘爲合祭
也王肅云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
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逸禮禘于大廟其昭尸穆尸祝辭
總稱孝子孝孫然則父子竝列也是亦以禘爲合祭也杜
預云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時者從變
而移之謂謂常禮不當各於其宮也是亦以禘爲合祭也

嘗試論之諸儒竝據二禮咸是殷祭若禘不合食無異常
祀何得同謂之殷故舉祫以喻禘鄭以就廟爲義自據春
秋大事于大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有事于武宮傳曰
禘于武公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故知禘小於祫矣其所以
得爲殷祭者正以祭及毀廟之主爲大於四時故也杜佑
有言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洪通經訓鄭義爲長故今
之所釋畧本康成事在傳疑間亦及至若韓詩內傳云
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趙匡陸淳云禘者帝王
立始祖之廟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廟祭之而

以始祖配也一則不及親廟二則不及羣廟二者皆所未

譬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廟新國則祭於廟舊帝王

之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廟新國則祭於廟舊帝王

序言禮家之論非無與禮至外其嚴錄禮禮禮禮禮禮

野為頭祭者五以祭又毀廟之主食於大廟則郊亦封也

禮于郊公領言大率無有序事於郊而小於命矣其禮以

郊大率于大廟則曰大率皆同大廟也其率于郊宮則曰

郊可於同則之郊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

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郊則

論禘祫郊禘

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唯

祫祭於祖禮器周旅酬六尸鄭君云后稷尸發齎不受旅

故逸禮云七尸此祫祭之見於經記者逸禮禘於大廟禮

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

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

祭之見於經者鄭君禘祫志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

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

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
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
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
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
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
廟四余謂逸禮祫祭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禘祭毀廟之
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禘於
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
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其後立文武世室

而先王之遷主藏焉鄭君據逸禮之文而曰穆之遷主祭
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與逸禮相發明喪
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周
人以文武爲祖祖之所自出謂稷也稷爲始祖廟而以文
武世室配之爲不祧之廟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也配爲媿配之義非配祭也古者配祭有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妻祔祭
于夫爲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士虞記吉祭猶未配是也
子孫陳于祖爲合食不謂之配後儒援祭法禘嘗之文謂
以稷配嘗則當如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禮稷嘗往就食
于嘗不得以嘗就稷廟而禘且祭法之文特言禘嘗不言
禘稷如魯禘文王以周公配卽當言禘文王明堂位不得
新成白子文集 論禘祫郊禘二

云禘周公於太廟也學者不識古制畧舉數事足以明之矣
記言禘祭所及者如此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云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下言大夫顯考祖當作皇考無廟適士

顯考無廟有禱焉皆爲壇祭之然則去祧去祖而爲壇者其主皆不在廟祧明矣去者離去卽遠之義去祧去祖蓋祧廟祖廟已上之祖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祖公子是禱之壇墀者爲始封之君之祖若父也是謂去祖爲壇周人毀廟之主先公以上藏於后稷廟先王以下藏於文武廟其後惟藏先王之遷主於文武之廟故謂世室爲二祧而先公之遷主則去廟而禱於壇墀是謂去祧爲壇祭法爲周學者所記首言禘郊祖宗末言祀典皆襲國語展禽之言則此去祧爲壇者蓋

魯禘祫之禮備著於春秋祫之見於經者文二年大事於

太廟躋僖公定八年從祀先公是也公羊於大事下發傳

云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祭惟指大祫何休以再殷為三五年祫五年祫非也

年再殷祫之節也王制諸侯酌牲禘一牲一祫嘗祫烝祫

春秋大事於太廟在秋八月從祀先公在冬十月王制祫

於三時義或然歟禘之見於經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

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宣八年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

坐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謂禘於武公見於傳者昭二十五年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定八年禘於僖公鄭君云魯禮三

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

再殷祭一祫一禘余謂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晉君亦

云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即得禘吉禘莊公譏始不三年是除喪得禘不拘

先祫後禘定八年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

僖公杜氏推為十月二日是前日祫次日即禘杜氏謂於僖廟行順祀誤也正閔僖二公

之位次閔不得降就僖廟而祭明順祀為祫於太廟次日乃于僖廟禘不必拘以三年祫五

年禘鄭君以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

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大夫

遂怨平子此與上公若怨平子廊昭伯怨平子同為追叙

所成白子文集論禘祫郊禘四

之詞以謀去平子在昭二十五年故連閔二年禘以五月
綴於此非禘襄公定爲二十五年事也
僖八年禘以七月宣八年禘以六月昭十五年禘以二月
定八年禘以十月是四時皆得禘禮無定月明堂位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著始賜禘之月也禮記孟獻子曰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著定禘月之
失也春秋經傳禘於大廟者三禘於羣廟者四明堂位曰
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明不得及於羣廟其
後羣廟亦僭用禘考之春秋傳定八年辛卯禘於僖公壬
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辛卯禘而壬辰卽得享季氏

明止於僖廟用禘亦不徧及他廟其禘於莊公襄公武公
竝與此同然則魯禮禘於太廟更不合食遷主由此著矣
魯公禘周公時太廟本無遷主後魯公別立世室成六年
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以爲復
立者是毀廟之主藏於祖廟者已非昭穆之次必升羣廟
之主而後可與遷主叙昭穆則魯禮合食遷主之祭唯大
禘而已鄭君本魯禮作禘禘志以上况周制輒爲究其異
同如此

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祭法作郊饗而宗堯誤下

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明有虞氏非指舜代其
不舍舜宗堯決矣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皆
歷世不改春秋傳鯀為夏郊三代祀之是也禮運杞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言杞宋得郊以禹契之故是天子
之事守以明魯郊非禮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
非杞郊禹宋郊契之謂祭法誤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
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
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五者國之典祀鄭君
釋祭法以祖為明堂配祀余謂有虞氏宗舜虞思以後不
得宗祀明堂鄭說蓋失之矣四代皆以受命者為宗又上

祀其始祖而已然則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始自周制歟

展禽特言祖文王而宗武王舉其四代通制者耳祖宗對

通言之則宗亦得為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文武世室通為祖也周公營洛

邑亦立文武世室無后稷廟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王入太室禋是也古者太室世室通名春秋文十三年

太室屋壞公羊作世室近有以祖文王而宗武王為東遷

對景王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是后稷為太祖至東周不改未可謂東遷無后稷廟

冬至圜丘之禘所以迎長日之至其祭用至日以嚳配周

官經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國語周人禘嚳是也啟

蟄之郊所以祈農事其祭日用辛以稷配月令孟春乃以
 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
 而郊是也古以天地之祭名禘僅見於國語展禽之言鄭
以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為禘感生帝非也嘗即其書校之周語禘郊之事則
 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烝盛楚語
 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
 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
 羊擊豚夫人必自舂其盛又云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
 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

王制祭天子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
 栗烝嘗角握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烝盛拒鬯以事上帝與
 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
 爾雅禘大祭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故與宗
 廟之大祭通名為禘然則周之圜丘方澤之禘皆以鬯配
 故展禽曰周人禘鬯俗儒習知宗廟有禘疑非祭天地之
名唯鄭君識古遂述其義國語伶州
鳩之言曰昔武王伐殷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顧
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周人禘鬯義其取於是歟余謂
 圜丘之兆在南郊禘亦通得郊名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
 此啟蟄之郊也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此冬至之郊也周

正建子因以冬至之郊對啟蟄言之為始郊言日以至著其異於用辛者故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冬至圓丘之禘亦名郊國語乃

有禘名以與郊別而曰禘饗郊稷也鄭君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於說者

之誤王子雍謂禘非圓丘之祭周官經大宗伯以禋祀丘則郊皆由不知禘得郊名故也

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余謂昊天坐象之天

也上帝出震之帝也冬至禘者為昊天啟蟄郊者為上帝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鄭君合昊天上帝

帝為一誤掌次大旅上帝則張璣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

小次設重帘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鄭君以上帝為五帝誤周人歲

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

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周人四時迎氣祀五帝配以五人帝

時因其方而祀之而有五帝之目合之則一天耳不得別

之為五謂合祭五天帝古無是禮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季

春大饗帝以周官經校之大饗不見于經司巫若國大旱

則帥巫而舞雩則雩祀亦非歲之典祀春秋傳龍見而雩

以此為雩祀之節穀梁謂之雩月言是月旱可以雩也非

謂其無旱亦雩月令祈穀言上帝此大雩大饗俱稱帝者

蓋承其帝大皞其帝炎帝其帝黃帝其帝少皞其帝顓頊

之文明雩饗此五人帝而已月令仲夏乃命百縣雩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春秋定元年穀梁傳古之

論禘祫郊禘八

卷一

焉此諸侯以下雩祀人神之事與天子雩祀五人帝同祀制後儒以月令大雩大饗為每歲祀天之禮聊為正之祀天之禮玉用四圭有邸牲用騂犢角繭栗樂歌大呂舞雲門王服大裘而冕皆禘郊同禮大司樂職凡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至日至於圜丘奏之是明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禘郊降殺之儀見於經者惟此而已其他禮數同異無文以明之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穀梁傳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卜正月不

從即不得於至月郊若不待卜三正又不得于啟蟄月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為指周至日圜丘之禮孟獻子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者亦舉周禮以正既耕郊之失而已

設之矣而曰
 此侍君而得與於食則君所不客者也先飯也何居曰是
 乃孔子所以為事君盡禮者也問曰禮吾聞之玉藻曰若
 賜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夫祭者客以之盛
 主人之饌者也於此而先飯為不敢當客也侍食惟君自
 祭耳臣不命不祭不祭不為客是故俟君之食然後食禮
 也於此而先飯是自疑於客也而可乎曰否是為知禮意
 夫祭而先飯也者若曰君雖客我不敢以自疏不祭而

論語問

問曰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先飯者君賜食而客之之禮也
 此侍君而得與於食則君所不客者也先飯也何居曰是
 乃孔子所以為事君盡禮者也問曰禮吾聞之玉藻曰若
 賜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夫祭者客以之盛
 主人之饌者也於此而先飯為不敢當客也侍食惟君自
 祭耳臣不命不祭不祭不為客是故俟君之食然後食禮
 也於此而先飯是自疑於客也而可乎曰否是為知禮意
 夫祭而先飯也者若曰君雖客我不敢以自疏不祭而

猶先飯也者若曰君不客我我何敢不益親以斯之爲自
盡而已矣且夫先飯者猶嘗食之謂也嘗食者膳夫之所
有事也又何客之疑問曰君自有膳夫而孔子先飯然則
爲之膳夫者當如何曰吾意君之方祭也彼必將與執事
焉如周官所稱膳夫授祭者夫是故取而代之也抑亾於
禮者之禮也

紺緌考

凡染灋畧具於爾雅釋器及攷工記鍾氏職文釋器一染
謂之縗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
入爲緌七入爲緇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
爲緌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元色在緌緇之間其六入
者與於士冠禮注又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縗再入謂之赭
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賈公彥釋云以纁入赤則爲朱若
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緌以緌入黑則爲元以
元入黑則爲緇紺緌相類緇與元相類故論語紺緌連文

而禮每以緇布衣爲元端也據此則六入爲元無疑惟朱
既四入紺亦四入似尙未安按廣韻朱赤也赭絳並爲赤
色說文絳大赤也喪服記注云縗淺絳也釋器注云今之
紅也然則縗紅爲一赭絳與赤朱爲一縗是淺赤赭卽大
赤而或以淺赤爲赭或以赤黃爲縗者非矣天官染人注
云元縗者天地之色玉藻注冕服元上縗下正義云元是
天色縗是地色赤黃之襍以縗爲絳則疑於赭若云淺絳
又疑於縗亦非也說文紺淡青揚赤色鍾氏注緇今禮俗
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釋云以其爵赤多黑少故然則赤

黃爲縗青赤爲紺赤黑爲緇紺在縗緇之間當爲四入而
以紺爲元以緇爲淺絳者又非也或據七月詩我朱孔陽
傳云朱淡縗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禮注約此
所以有朱則四入之文朱者赤染紺者黑染色理自別不
妨同爲四入而疏家說緇亦以三入赤再入黑也

玉篇縗淺絳也絳赤色也縗赤黃也紺淡青也緇黑色
也緇青赤色也

旅酬考

古者燕飲之禮皆有旅酬此旅酬於廟中者由獻酢而廣
 之以均神惠者也案特牲饋食禮迎尸之後為正祭正祭
 之後有三獻初獻者主人也亞獻者主婦也三獻者賓長
 也每獻必及祝與佐食尸皆有酢惟三獻之初尸止齎未
 舉俟主人主婦交相致齎酌酢已訖然後賓作止齎尸廼
 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酌致于主人主婦齎酢如初此其
 一節也次則主人洗酌獻賓于西階之上卒齎而酌酢遂
 獻眾賓以辯而酬賓繼之此其二節也次則主人洗齎獻

旅酬考

古者燕飲之禮皆有旅酬此旅酬於廟中者由獻酢而廣
 之以均神惠者也案特牲饋食禮迎尸之後為正祭正祭
 之後有三獻初獻者主人也亞獻者主婦也三獻者賓長
 也每獻必及祝與佐食尸皆有酢惟三獻之初尸止齎未
 舉俟主人主婦交相致齎酌酢已訖然後賓作止齎尸廼
 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酌致于主人主婦齎酢如初此其
 一節也次則主人洗酌獻賓于西階之上卒齎而酌酢遂
 獻眾賓以辯而酬賓繼之此其二節也次則主人洗齎獻

長兄弟於阼階之上遂獻眾兄弟如眾賓之儀又獻內兄弟於房中更餼而自酢此其三節也三獻外又有加獻之禮長兄弟洗觚爲尸加餼洗致皆如初儀而不及佐食眾賓長爲加餼亦如之餼止而後有弟子舉觶之事其舉觶之前嗣子舉奠舉觶之後祭香及羞而旅酬行矣凡獻于堂上旅于堂下獻以爲酬之始酬以爲旅之始舉觶爲旅酬之始無算餼爲旅酬之終旅酬者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西方之尊賓尊也東方之尊主人兄弟之尊也主人洗酌于西方之尊酬賓于西階之前兄弟

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舉觶於長兄弟于阼階之前方其酬也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奠觶于薦南此所奠者西方之尊也其舉觶也弟子奠之于薦南長兄弟奠之於薦北此所奠者東方之尊也於是賓取西方主人所奠之觶酬長兄弟於阼階前卒觶而酌于東方之尊長兄弟卒受以西旅眾賓長卒觶而酌于西方之尊眾賓長皆受旅而後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長兄弟亦取東方弟子所奠之觶酬賓于西階前卒觶而酌于西方之尊賓卒受以東旅眾兄弟卒觶而酌于東方之尊眾兄弟皆受旅而後內賓之

長宗婦之如旅于房中亦交錯以辯所謂旅酬也然酬之次旅之頃兄弟弟子一舉觶而已賓弟子未始有事也於是乎有無算廢賓弟子洗酌於西方之尊各舉觶於其長皆奠于薦右賓長執之皆奠于其所又取觶以酬兄弟之黨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各舉觶于其長亦皆奠於薦右長兄弟執之亦皆奠於其所又取觶以酬賓之黨至此則二觶交錯並行次第無數故曰旅酬之終也其宗人與旅齒于眾賓佐食與旅齒于兄弟內賓之少者舉觶視賓弟子宗婦之娣婦舉觶視兄弟弟子又其餘矣若夫旅

酬中半作尸止廢旅酬既竟佐食獻尸尸出而養具於特牲饋食中者考禮者自得之

出禮會中書考禮部司馬

禮中半古曰止禮流禮則竟式食禮曰口出而禮具必

周禮六服朝聘攷

朝聘以時者何謂也曰朝者見也謹案周禮秋官大行人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夫歲壹見則二歲而再見矣三歲壹見則四歲而再見矣以此推之十二年之中侯服亦十有二見甸服半之男服四采服三衛要各半男服之數所謂朝也

新成自仁之美周禮六服朝聘攷一

卷一

然而朝者大共之名因時異號則春官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大行人云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鄭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然則邦畿以東之侯服其見常以春西以秋邦畿以南之侯服其見常以夏北以冬自餘五服當朝之歲各從侯服之方此朝之時也聘者問也小聘曰問大問曰聘大問者何殷頌是也謹案大宗伯云殷頌曰視大行人云殷頌以除邦國之慝鄭注殷頌謂一服朝之歲以

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所以云一服朝者謂餘服不當朝而獨侯服當朝之歲也何也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以此推之二三五九年皆二服朝四八十年皆三服朝六年四服朝十二年五服朝而惟此三年則朝者祇一侯服其餘五服諸侯既不自朝而并使卿代之其來甚衆故謂之殷頌此聘之時也若諸侯有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則其禮稍殺而不加當朝之歲春夏

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者其名爲時見一曰時會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此又朝之不時而時者也然而時見止於當方如不順服者在東則但合東方之諸侯而不及西南北不順服者在西則但合西方之諸侯而不及北東南惟是當方盡朝其餘三方諸侯聞天子有征討之事雖不自來亦必使其大夫來問其名爲時聘時聘者亦無常期此又聘之不時而時者也是周制也

讀孟子

公行子有子之喪正義曰喪其子也或曰若喪其子何庸齊卿大夫皆以君命往弔是蓋有人子之喪耳吾謂不然禮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烏有父母之不稱而謂之有子之喪者乎且未聞諸檀弓乎子路有姊之喪其此例也又或曰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及齊卿大夫皆往弔曰是固然矣然所謂有子之喪蓋亦不必長子云也昔者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哭諸賜氏且使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喪紀古人

之所甚重也以伯高之事觀之雖所知朋友之喪而為之友者皆將有相弔之禮焉而况於其子乎故曰有子之喪亦不必長子云也

曰喪則父然以子神喪三半劫公谷子也其之喪而謂其喪者乎且未聞南麻平子也古者之喪其出則以棺殮父喪歸父也喪歸母也父母之喪而歸之其子之喪則大夫皆以葬命也平其蓋有人子之喪且其棺不火

武城志疑

武城之名見於論語者二見於孟子者一嘗竊疑孟子之武城非論語之武城也魯當時蓋有二武城其一在南其一在北春秋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云泰山南武城縣哀八年傳曰吳伐我子洩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初武城人或因田於吳竟拘鄆人之漚管者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必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而論語兩書武城皆子游為宰時事子羽又其邑人是其為南武城無疑也以孟子越寇言之似亦於南為近所疑

者曾子子羽同邑耳昔先王之教也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調五族爲黨使之相救未聞縣邑有難子弟乘城而父兄可以棄而違之也方越之寇至而曾子烏得以自適已事哉昔者孔子聞田常之將伐魯也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不出子路子張請行弗許子貢請許之後率以存魯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君子之居是國故當如是矣曾子旣邑之人胡爲乎徑去雖且去又安有墻屋薪木纖悉必及而於其大者乃反忘諸故竊疑孟子之武城非論語之武城也邠卿舊注釋地如爲未明然固曰賓師不與臣同又云曾子爲武城人師則其父兄故去畱無毀亦微見此經武城乃曾子寓公之邑而非其所生長也然則其時越寇蓋逾南而至北又非若王犯之師勵薄東陽而魯之國亦病矣南武城西北近邱輿司馬牛墓在焉漢世謂之南城隋省入顓臾今爲費縣北武城則書史地志畧而不傳惟見其名史記索隱中而惜其未詳所在竟無以質吾疑也異日猶當之兗州訪之

相在廣無以曾晉舉也異日解官之矣陳情之

書以與志異而不費辭只其各史昭然中而辭其未精

遠亦無窮也爾之南越則有人雖與今無善緣其地無

國戰東朝而魯之國亦無矣南之則西也其地無所

主是也然則其祖姓豈無南而至也非若王公之

主則無與不勤良也豈無先世之曾子孫公之也而非其

國曰濟南不與同父云曾子孫及人而顯其父及

子之先姓非無謂之也姓也亦非謂其世也

標有梅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標有梅時方盛夏耳雖其實之
落自少而多且幾無一存者然以言乎昏媾之時猶然未
及也吾觀召南之女子其於衆士之求之也從容而靜應
之蓋未嘗汲汲於其心然迨其吉兮明告以擇善而從未
遽許之之辭也既擇矣以爲時可以許也迨其今兮而許
之雖然許之而議未定也迨其謂之然後與之將父母之
命通媒灼之言而講昏媾之禮若是其慎也其在周易咸
恒之二象曰止而說巽而動女也有焉而謂先王之所以

教其不可見乎昔之說標梅者或以喻年之始衰或以為時之已過是皆求其故而不得者也

其說也其古周易知
公雖然者久而未定也其謂之然者禮之義必以
禮者人之德也禮者所以為禮也禮者其分而指
之蓋未嘗如也然其心然也其吉分則吉以禮善而禮未
文也吾謂各謂之女子其分則士之求之也欲容而禮
者曰少而多且幾無一存者然以言乎禮之知禮然未
古者謂之也也水半則止點有禮也禮者其禮也
無有也

平王之孫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鄭舊說曰平正也德能正天下之
王謂之平王是文王也而不謂文王猶尚書寧王之例云
爾無可疑也而後之膚學乃欲苟異前儒更張宿義謬以
為東遷之平王且蔓引春秋以飾之其說曰春秋莊元年
王姬歸于齊嫁襄公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嫁桓公也夫
襄桓兄弟父則僖公因以當齊侯之子二王姬適去平世
未遠因以當平王之孫亦似得所據矣而襄公鳥獸之行
詩春秋所譏貶不一而足故主襄公者例以為刺詩非二

南之舊而後人誤入之莊十一年王姬則左氏春秋曰共姬也而主桓公者遂以爲姬之名共近於肅雝之德蓋其說非出於一人而大類如此余獨疑毛鄭以往千有餘年詎當無一人能讀春秋而相承爲迂疏漏畧之說以資後人之矛刺是必不然及見太史公本紀書爲之推明世繫援證時代然後知平王之非東遷平王而齊侯子之非襄桓也謹按本紀平王立五十一年而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太史公曰桓王平王孫也桓王立二十三年而崩太子他立是爲莊王此王姬信平王之孫則桓

王女弟矣今以春秋實之平王之崩在隱三年桓王之崩在魯桓十五年而二王姬之嫁已入莊王之世將以歸齊襄爲是乎則距桓王崩年四歲距平王崩年積二十七歲此王姬計當三十許矣將以歸齊桓爲是乎則距桓王崩年凡十四歲距平王崩年積三十七歲此王姬計曷十許矣何則洩父之死未入春秋王姬之生必非遺腹故也且夫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之大數雖士庶人皆然况王侯之家禮制尤豫烏有桓王以二十餘年之天子乃不能字一女弟而以遺其後王者哉然則平王非東遷之平王孫

皆是志也是故詩可以興又曰興於詩

幽風幽雅幽頌

春官籥章掌土鼓籥籥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如之祈年則歛幽雅以樂田峻祭蜡則歛幽頌
以息老物鄭注以為幽詩幽風七月之詩也幽雅幽頌亦
云其箋毛詩分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已上道情思者
為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已上正禮節者為雅七月食瓜
已下訖於終篇樂成功者為頌此故訓也後人或謂既名
雅頌不得統以幽風蓋若九夏而亾之或謂止七月一詩
隨事以為之音節或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為幽之雅

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芑良耜為豳之頌雖朱子亦未能
 決其然否也竊嘗伏而思之楚茨之言享祀甫田之言祈
 迓似矣而樂兼琴瑟則不止於鼓籥信南山大田無論也
 豐年之言酒醴載芑之言寧耜考良耜之言似續似矣而辭
 兼祖妣則未專於老物思文臣工噫嘻無論也茲數者並
 與籥章不合詩箋禮注北海合有師承是故孔穎達云七
 月一詩而備有風雅頌者述其政教之始中成而名之也
 夫亦可以無異說矣

三正

素疑三代改正不改月數故豳風獻羔不在秀蕝之月而
 十月便為改歲計非建酉之月也不然何一歲之計不及
 建戌建亥兩月乎今次列於左以待參正

建子月 一之日麇發 二之日于貉 三之日納于凌陰

丑 二之日栗烈 三之日其同 四之日鑿冰冲

寅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

卯 四之日舉趾 五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

辰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

辰 蠶月條桑

巳 四月秀麥

午 五月鳴蜩 五月斯螽動股

未 六月莎雞振羽 六月食鬱及藟

申 七月流火 七月鳴鶉 七月在野 七月亨

酉 八月桂華 八月食瓜

西 八月載績 八月其穫 八月在

宇 八月剝棗 八月斷壺

戌 九月授衣 九月在戶 九月叔苴 九月築

場圃 九月肅霜

亥 十月隕箠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十月穫稻

十月納禾稼 十月滌場

右但可言幽風而春秋春至正月二月三月夏四月五月

六月秋七月八月九月冬十月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閏月

則正月自是建子四月自是建卯七月自是建午十月自

是建酉不可概論蓋歸餘於終冬至斷不在閏月前也其

冬至後稱春具如別論向疑史書聖筆豈合異於民風然

與其指建申之月謂之肅霜無寧謂小民月令不同司歷

新成白子文集 卷一
三
故周公采民情以入告不妨數月從民孔子據魯史以垂
經自宜數月以歷冬已至而春始初春猶寒夏已至而秋
乘初秋猶暑不礙二十四氣之名假使氣名非本周稱則
知愚論更爲確實承襲已久未敢盡非發明有時或其在
是耳
又按伊尹以大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王祠先亦足爲
改正不改月數之據然正恐周公留洛冊誥承十二月之
烝阿衡左右訓王藉十二月之祠而三祀奉歸亦在歲前
祠月也

春秋如從夏正孔子可謂無王豳風正月無嫌何必諱月
言日故知天正定以冬至之月爲歲首而四月春分七月
夏至十月秋分序不可爽也是以春秋旣分便交冬夏冬
夏已至定入春秋而地正之月中於大寒人正之月中於
雨水履端必始舉正必中歸餘必終三代同然若改正朔
者不改月數則周人雨水宜有一月之文矣

鄭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已之月 穀梁謂正月烝爲
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爲夏之始九月郊
爲秋之終 左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昭十

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聖欽按夏謂之孟周謂之季也

禮記郊特牲春正二月以季夏之月以禮樂聞五月祭於

春不逆日禮順風人神本宜春一月之文矣

雨水則謂之舉五月中謂之舉三升曰然其意也

夏曰至寅入春時而賦五之月中故大寒人五之月中故

靈星說

毛詩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者不知

何星正義引漢書郊祀志注而語焉不詳余按靈星之說

有二漢志高祖八年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

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言於

是者明靈星之為后稷也故風俗通引之曰初置靈星祠

祀后稷也歐巖餞揚田農之事也此一說也張晏注郊祀

志則曰龍星左角曰天田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風俗通亦

曰賈逵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又曰辰之神為

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是則靈星者天田也此又一說也雖然星非人鬼靈非星名言后稷者疎言天田者亦漏蔡氏獨斷有之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爲天田厲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祀此以報其功也然則靈星者義取乎天田而事兼乎后稷其祀則亦秋報社稷之屬是故絲衣之爲詩也次列於載芟良耜之後而爲繹賓尸之樂歌余竊怪孔氏旣采漢志何以靈星之立不錄其本與高子疏通證明之而如應劭蔡邕諸說雖小有異同然皆足以與張晏相發亦竝棄不取古所云疑事毋質儻不如是故著之然則靈星所以或言龍或言火或言辰者何曰此就天田明之也以言乎其宿則曰龍龍者蒼龍也以言乎其次則曰火火者大火也大火謂之大辰故又曰辰所以或言左角或言第三者何曰左角之第三也此又就龍星明之無異說也

魚之第三出也及於諸山則必無異也

謂之大河也及曰其所以為言也其言第三香河曰水

曰辭辭香香諸山以言乎其火曰火火香大火出大火

如言火如言如香河曰此線天田則之也其言乎其火

河云與事與實則不似其姑香之然則靈星河以如言諸

三條四列

舊釋禹貢導山有三條四列之說條取枝貫之勢列明分

解之形其義一也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四列之說出

於鄭元何謂三條北條導岍中條西傾南條嶓冢是也何

謂四列陰列導岍次陰列西傾次陽列嶓冢正陽列岷山

是也惟馬王三條岷山未及於義為疎蔡沈傳據經文導

字分南北二條蓋本班固漢志南北二荆山舊目而取江

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則與鄭故無異說矣以

蔡說考之導岍傳云北條大河北境之山是鄭所謂陰列

新成白子文集 三條四列 卷一

者也西傾傳云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是鄭所云次陰列者也嶓冢傳云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是鄭所云次陽列者也岷山傳云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是鄭所云正陽列者也南即為陽北即為陰西傾在河之南不得徑以北名而統屬於北故謂之次陰嶓冢在江漢之北不得徑以南名而統屬於南故謂之次陽然則鄭以陰陽分列蔡以南北分條其義一也

九州

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竝為東偏雍州高

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
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
南兗冀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
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
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所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蘓傳曰堯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
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於
兗次於青次於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
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

而水患平次於豫次於梁次於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
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
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蔡傳曰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
水所始在所當先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
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
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卽其
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
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
其勢也路史舊說蓋以禹貢所叙九州之次言之夫上者

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襄且懷之則下者淹沒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於是退而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方興之時而畚畚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雍州之山也始於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子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禹曰予隨山而刊木夫

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於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於江亦自北而南也導岍及岐河之始功也至於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自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先後之次而不可見乎濬畎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於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治其源洛止於豫渭止於

雍二水皆附於河則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不待致力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鴻也有甚者矣淮次於漢漢次於江江次於濟此小大之別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揚顧河之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則荆揚爲尤督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於徐而治揚荆者必先於梁所謂水之道也唯自上而之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充青徐之山無聞焉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沈鴻旣平之後分別疆界陂其餘浸作其平陸平土定賦之叙爾以故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

折乎西以復於王所而九川之叙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難後易之次以故先河漢次江濟而未及於渭洛若夫淮則小而附於渭黑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尤難故冠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然則禹貢之書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次導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於導山之尾斯可見矣竊以禹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終於雍徐充梁荆往來經畧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雍土最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

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

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

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釋曰九州之事總為三道陳之先從

南方起蓋取尊其陽方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

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班固地理志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

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荆

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為一道

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為二道

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為三道

若禹貢治水則為二道又先從下起與此異也二道冀兗

青徐為一道揚荆豫梁雍為二道

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注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

西曰雒州自西河至黑水太康地記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

之陽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濟東曰徐

州自濟東至海太康地記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

東至海此蓋殷制音釋文禹平水土畫為九州禹貢所言

是也其後舜分置十二州鄭卒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

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

三州并舊為十二州也夏家依禹貢九州爾雅所言李郭以為殷制周禮職方氏之叙列是周制也禹貢無幽并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三代不同之故也

呂氏春秋有始覽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

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

淮南鴻烈解陸形訓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

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駟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脾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新成伯子文集 九州六

其後天雖久猶也

林徽音嘆曰國中者乃為一快也世者亦以有六歲感

者其以何謂之世也其世不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

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

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

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

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

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

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其世

孔子弟子齒叙

世家言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以哀公十六年卒年

七十三歲弟子受業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謹

按弟子傳及家語年齒可推者凡三十有一人以為叙襄

公世二人叔孫穆子會晉趙孟楚令尹子木于宋之歲二

年顏路以生於周則靈王二十六年也後三年宋災諸侯

之大夫會于澶淵年三十子路以生於周則景王二十二年也顏

路少孔子六歲子路少孔子九歲蓋七十子之徒一路為最

長矣昭公世十有七人曰漆雕開曰有若曰閔子開之生

新成伯子文集 孔子弟子齒叙一

當公即位之歲後二年而生者有子是歲也齊使晏嬰請
 繼室於晉平公年三又二年而生者閔子是歲也季武子舍
 中軍年五開少孔子十一歲有子少孔子十三歲閔子少孔
 子十五歲曰仲弓曰冉有曰商瞿是三人者同年生少孔
 子二十九歲後閔子蓋十四年鄭大水龍鬪于洧淵年十九
 曰顏子曰高子羔曰巫馬期是三人者亦同年生少孔子
 三十歲後仲弓又一年梓慎望氛而知宋蔡之喪亂年二十
 後顏子又一年而生曰子貢周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在此歲也年二十後子貢又五年曰樊遲曰原憲是生公孫

子齊之明年於時周敬王在位四年矣以王子朝之亂王
 室也至是始入於成周年二十其年孔子在齊猶主高昭子
 云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遲憲並少孔子三十六歲少孔
 子三十九歲者曰澹臺子羽曰梁鱣後樊遲之生三年龍
 見於晉絳郊之歲年九少孔子四十歲者曰秦商曰陳亢
 後子羽之生一年吳滅徐之歲年三十少孔子四十二歲者
 曰公西華先是孔子在齊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平
 仲沮之至華之生年公薨于乾侯年二十而孔子亦自齊反
 乎魯矣定公世十有二人當新作雉門之年而生者年二十
 齊成自年二十是孔子弟子齒叙二

夏也當蔡昭沈玉之年而生者年三子游也當吳師入郢之

年而生者年四曾子顏幸也當陽虎盟公之年而生者年六子

張也當齊人歸鄆之年而生者年七子賤也子夏少孔子四

十四歲子游少四十五歲曾子顏幸少四十六歲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賤少四十九歲後此則有若冉孺曹卹

伯虔顏高其生也從祀先公其歲也年八又後則有若公孫

龍其生也叔還平鄭其歲也年十一乃若其最少則叔仲會

是已語稱會與孔旋年相比孔子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

左右二人者常迭待會之生也蓋在子路為季氏宰以墮

三都之歲年十二然則孺等少孔子五十歲龍少孔子五十

三歲會少孔子五十四歲而會距顏路之生於是亦四十

有九年矣孔子之卒也顏子子路皆已前沒弟子在者惟

有子年六十一最長子貢次之公西華又次之子夏年不

過三十子游曾子子張率皆未及故游夏於有子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而以強曾子也去聖彌遠志載彌闕諸如伯

牛曾皙宰我南容之屬成就卓卓而年之少長無傳今其

傳可撰叙者雖不皆無疑誤然大畧粗在後之君子亦得

覽觀焉

新成自之文集孔子弟子齒叙三

卷一

歲星居巳其
 次曰鶉首太
 歲在西歲星
 居午其次曰
 鶉尾太歲在
 亥歲星居辰
 其次曰壽星
 太歲在子歲
 星居卯其次
 曰大火太歲
 在丑歲星居
 寅其

歲星三則

歲星之次史記天官書備矣天官書云歲陰左行歲星右
 轉故太歲在寅歲星居丑其次曰星紀太歲在卯歲星居
 子其次曰元枵太歲在辰歲星居亥其次曰娵訾太歲在
 巳歲星居戌其次曰降婁太歲在午歲星居酉其次曰大
 梁太歲在未歲星居申其次曰實沈太歲在申歲星居未
 其次曰鶉首太歲在西歲星居午其次曰鶉尾太歲在戌
 歲星居巳其次曰鶉尾太歲在亥歲星居辰其次曰壽星
 太歲在子歲星居卯其次曰大火太歲在丑歲星居寅其

次曰析木此其大較也以班固律歷天文二志證之漢歷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之歲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是太歲在寅歲星居丑之證也由太初元年上推至漢元年下距闕逢攝提格百有三歲歲陽在壬歲陰在申故志云高皇帝伐秦繼周天下號曰漢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又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劉攽謂十月者秦之十月今七月矣是太歲在申歲星居未之證也但鶉首初井十六度終于柳八度其六度當爲井之二十一度下二字或傳寫之誤耳由太初

元年下推至建武元年上距闕逢攝提格百二十九歲歲陽在壬歲陰在戌故志云光武皇帝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是太歲在戌歲星居巳之證也惟志云闕逢攝提格之歲於下復云太歲在子云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於下復云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案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子曰困敦今上文言攝提下文不得言在子且困敦歲歲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同出亦不得正月出婺女此其牴牾自亂者一又志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於下復云漢志曰歲在大棗名曰敦牂

太歲在午卽文以求則大棣者疑大梁之異名也然大梁之次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又三十八度乃至東井三十二度於中已間實沈一次矣此其牴牾自亂者二也余故舉其與天官合者以爲信而竝書所疑遲世之博物君子正之

案王莽傳莽下書云建國五年歲在壽星由太初元年下推是歲歲陽庚也歲陰戊也歲星惟當次鶉尾而云然者三統之術歲星百四十四年行天百四十五次今自太初元年盡平帝元始五年已百有九歲加莽居攝三年至建

國五年又八歲太初旣歲在婺女六度但未入元枵二度則更百十六歲於歷得盈一次矣然以此差之建武元年距此十三歲又不得在鶉尾嘗攷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越三年爲襄公三十年歲在姬訾之口若以歲行一次而論則已當至降婁矣故杜預注云是歲星停在元枵二年也如其言豈天鳳地皇更始十一年中於中歲星或停一次是以建武元年仍得在鶉尾耶疑不能明也

天官書云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日行十二分

度之一然則晉灼所謂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在四孟
四季則歲行二宿者非也案二十八宿度數多寡不同天
文家以周天次之分爲十二子丑卯巳未酉戌七辰辰皆
三十度寅辰午申亥五辰辰皆三十一度歲星大率十二
歲而行一周天凡十四周百四十四歲而行百四十五次
故太史公之言爲得其據如灼所云則是敦牂之歲歲行
胃昴畢三宿得四十一度涿灘之歲歲行東井輿鬼二宿
得三十七度而叶洽之歲歲行觜參二宿但得十一度也
不狀審矣且以此而推或一或二畧無贏縮何由百四十

四歲行天百四十五次耶故曰晉灼非也

國為曰天百四十正次相成曰實為非也
 五行之說至地理家而紛如矣夫人登山求地得吉卜焉
 然後執羅經以審五行之所屬謂之理氣氣無形與象也
 而必以理之有定者證之理與氣合而風水之局於是焉
 成言氣而不本於理則虛則誣言理而不折衷於一定則
 浮游恟怳而不知其所可據將聽諸術者之紛紜指東以
 為西反白以為黑展轉相迷患不可勝既也竊嘗謂五行
 一耳壬癸亥子之為水甲乙寅卯之為木丙丁巳午之為
 火庚辛申酉之為金丑辰戌未之為土此定理也夫人而
 析成自之文集地理家五行說一

地理家五行說

五行之說至地理家而紛如矣夫人登山求地得吉卜焉
 然後執羅經以審五行之所屬謂之理氣氣無形與象也
 而必以理之有定者證之理與氣合而風水之局於是焉
 成言氣而不本於理則虛則誣言理而不折衷於一定則
 浮游恟怳而不知其所可據將聽諸術者之紛紜指東以
 為西反白以為黑展轉相迷患不可勝既也竊嘗謂五行
 一耳壬癸亥子之為水甲乙寅卯之為木丙丁巳午之為
 火庚辛申酉之為金丑辰戌未之為土此定理也夫人而
 析成自之文集地理家五行說一

知之者也今水也而或隸之木木也而或隸之火火也而或隸之金金也而或隸之水以三合諸書之說推之常不必皆其本行也五行果若是之無定乎且如癸一水也而宗廟家曰土元空家曰木三合家曰金四經家又曰火是一行而可五也五行果若是之無定乎傳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苟不究其理而徇其言彼金而我金之曰三合則然彼火而我火之曰四經則然此耳食膚受之徒尚不足言五行也又焉知地

五行於何而分乎從陰陽二氣而分焉者也周子所謂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者是也而行之為言也惟變所適而不膠於一轍是故其分也以陰陽其合也還統於陰陽周子所謂五行一陰陽者是也昔之為術者有見於此而惟恐吾之正其言而易了與夫人之易其術而不吾神也於是宗廟元空三合四經諸五行之說焚起然其說雖似乎紛紜膠戾而不可以相入而通乎其理則一以貫之而已何以明其然也凡山水以左旋者為陽右轉者為陰陽行常順陰行常逆陰山陽水水順山逆山自左來水從右至陰水陽山山順水逆水自左來山從右至

如是者為山水相交陰陽相見如是者為得地此地理之大較也而其法則統會於墓口以為之證據故五行惟三合家為最備三合者以生旺墓統山水之氣而名之也三合而謂之雙山者則又以其兼法而名之也何謂兼左旋者右兼右轉者左兼如寅午戌之合也左旋則午兼丙龍行丙午向指艮寅水出辛戌而局合陽火右轉則寅兼甲丙交而趨戌其義也午言丙寅言乙不言甲者以乙之木為陰故也如申子辰之合也左旋則子兼壬龍行壬子向

指坤申水出乙辰而局合陽水右轉則申兼庚龍行庚申向指癸子水出巽辰而局合陰金造微賦云辛壬會而聚辰其義也子言壬申言辛不言庚者亦以辛之金為陰故也巳酉丑之合其為陽金也者龍行庚酉向指巽巳水出癸丑左旋而局從酉合庚所兼也其為陰火也者龍行丙巳向指辛酉水出艮丑右轉而局從巳合丙所兼也故曰斗牛納庚丁之氣亥卯未之合其為陽木也者龍行甲卯向指乾亥水出丁未左旋而局從卯合甲亦所兼也其為陰水也者龍行壬亥向指乙卯水出坤未右轉而局從亥

合壬亦所兼也故曰金羊收癸甲之靈酉言庚卯言甲猶
午子之言丙壬也已言丁不言丙亥言癸不言壬以水火
皆陰故亦猶寅申之言乙庚也要之三合之水火金木第
以其局言之而非謂乾亥爲木坤申爲水艮寅爲火巽巳
爲金也此理之可通者也然則土獨無局乎曰有土之於
五行寄旺者也以羅經方位接之所合較然丑次癸從陰
水辰次乙從陰木未次丁從陰火戌次辛從陰金坤兼申
則從陽水兼未則如未亦從陰火艮兼寅則從陽火兼丑
則如丑並從陰水亦以其理通之耳

新城伯子文集卷二

歙胡賡善受穀屬藁

書穆天子傳後

吾始讀穆天子傳私疑其說頗不經又其書多古文奇字
雖博學如景純尚不皆能通曉又加殘闕無可考然每讀
是書未嘗不喟然而嘆也嗚呼傳者見之矣方穆天子肆
其心率其七萃之士自宗周漚水而西越國萬有千百里
以賓西王母當是時豈不長生久視以爲庶幾故縱欲以
逞而莫之止也然而不免盛姬之道死至於擊鼓以行喪

擊鍾以止哭永念流涕素服而歸而天子之駿亦自是不復出矣夫以樂始者未有不以憂終者也後之人無亦惟其觀逸遊田之慕而不顧其後焉則傳者之意也夫

讀招魂

原之魂不可招者也抑宋玉非不知原者今所云如是是進以荒淫也進以荒淫是原之所不樂聞也何招之能爲然大史公爲原傳至以招魂與離騷天問哀郢竝稱余孰之復之然後玉之忠原愛原而不忍以一言給也其招之之意則以爲原死而悔所不敢知死猶未悔雖天地四方往見害焉而楚之國故亂國其君暗君魂兮歸來惟聲色是娛惟燕飲是飫惟宮室臺榭是玩而已他不可得也嗚呼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大史公悲其志也豈不以是哉

禭之夫祭者吉事祭服者吉服而以禭凶喪則既祭而弔
蓋禮所不禁矣魯昭公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
事傳曰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
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或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而
以聞可乎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也
溫國之喪其爲國體也大矣推彼度此豈宜當祭之時君
乃去樂既祭之後臣不臨喪今有人有事於其宗者既祭
而主人之長子死則爲長子之兄弟者將往臨之乎且不乎
雖微兄弟而已主人其能無往乎夫明堂帝者之宗也溫

國猶長子也兩省諸臣長子之兄弟也若之何不弔侍講
之議私竊以爲未度於禮矣學士不引經義以爭之而出
於慢戲非古者同寮盡心之義洛蜀不相能則學士之過
也

定懷先生諡議

禮有易名之典朝議主之自姬周中葉展妻誅夫則有私諡當時稱允後世誦傳昔人竊取其義或加師友漢氏已來不一而足所以發潛德表幽光亦國家所不禁也吾州治西五里古城方先生諱沛霖生質溫如素履卓爾實惟備德亦有立言乃教諭虹陽功在鄉校分災拯急黎庶歸仁稟命不融奄然歿逝遠近傷之而况先生之故舊乎昔蔡碑陳寔文範是名顏誅陶潛靖節斯著孟郊貞曜銘自昌黎陸質文通表之子厚未嘗不藉手同志揚烈休嘉先

生儒林坊表衿佩楷模雖官不渝博士年未及曰強然而
考其德則方於仲弓元亮跡其事則光於東野伯冲宜得
尊名聿昭來許謹按諡法純行不二曰定慈義短折曰懷
定章生德懷表沒思兼此二名禮爲允洽請私諡曰定懷
先生謹議

書夢

先祖府君之喪不幸當壬午除歲賡善時從如臯還道次
於吳明年正月癸卯達餘杭其夜旅宿夢舌生髮累累然
意不自得手翦除之驚而寤甚惡之丁未行抵城南七里
聞喪哭而歸疑是夢之不祥也往歲十二月朔日丁酉夜
在豐南館舍夢如之夢時輒驚寤愈益惡之先是吾母病
類中者數月矣私懼其如向夢之徵也次日日下晡急信
至馳而歸又日而母卒信是夢之不祥也夫夢寐之事近
涉幻安然獨疑是夢先後同遭喪亦輒同其占安在頃以

語程生易田程瞿然曰讖夢若是驗夫是於文爲舌上髮
舌上髮者髻也士喪禮卒歛主人袒髻髮衆主人免子前
以適孫爲祖父後有三年之喪今丁母夫人憂皆當主人
而皆夢舌生髮累累然神者先告也茲其爲不祥也信甚
賡善於是泣然流涕而書之且以志恫

書鮑上舍事

鮑起正字丹忱棠樾人爲人有節槩慷慨任事里嘗有逋
稅逮官者起正遇諸途問曰若負官賦乎曰然因復歷問
曰幾何矣曰某也幾某也幾曰易耳悉詣官代輸之被逮
者得釋順途而誦其事辛未歲旱饑起正倡衆振糶人用
不害里之氓至今皆曰於我有德里西有塌曰大母舊漑
田若干頃歲久不脩溝流堙塞前太守濟源何公臨視議
脩復之方起正親受音指以開濬爲已任鳩工奮鍤廣濶
皆各數尺自塌首屬潭川以達於河故道復疏灌溉攸濟

前大令溧陽王公澂所知重表其廬曰惠及鄉閭云

書胡孝子事

孝子於余爲同姓名如楷孔堂其字厥考例監君肖巖先生諱對揚娶於畢而生孝子例監君之考曰正履康熙庚子科舉人卒官山西高平知縣文辭瓌瑋傾動東南與邑中葉孝廉嘉桂齊名學者所稱坦又先生是也例監君纘承家學思益迺前光而性故豪蕩不羈自爲郡文學屢赴江寧鄉舉而屢躓則北走京師以鄉學生援例入國子監就順天試復不售旣敝屣科名委蛻家室又頗聞岷峨之勝遊興勃生卽次西行展轉入蜀雖一紙家書夷然不屑

也孝子方齟齬固已知其父在客請往尋求而未得命於其母於是歲在鷄首例監君之出也凡十有二載而孝子之生亦十有七齡矣乃心思父逾亟夙莫治行不可復已母亦撒簪珥爲資是用辭家西邁溯流漢荆微聞其父之在蜀也則託故友還書以白其母而入蜀赴重慶詣成都跋雅州出箭鑪達龍安踰棧道徑忠州度保寧走劔州趣劔門往還幾萬有餘里皆不遇孝子方倉皇無措而遙望道旁柏林中似有紺宇者然溽暑行疲姑往一憩云至則真武宮也守宮老僧雲參者見孝子乍問曰客非江南人

乎曰然曰非胡姓乎孝子方愕曰然師烏從知之雲參復曰然則客非肖巖居士耶君乎孝子大驚泣下曰然然今吾父安在曰在請孝子入孝子隨雲參入雲參故延孝子環視其室外內指材木曰此居士自備終制也指土壠曰此居士自爲生壙也壙上碑石則保寧張太守所爲居士題志者也居士不復歸矣郎君遠役良苦如之何如之何孝子泣曰楷求見父惟師憐而導之他非所知也雲參乃徐曰居士入幕中江縣解去此六百里相見旦夕耳幸勿苦請止宿而後行翼日孝子辭雲參行抵中江例監君故

無歸志而又重難其子之遠迹也方攜持慰諭間孝子更出緘書十數次第以進皆例監君親舊所貽者於中張文學修能書懇勸尤摯例監君視之蹙然孝子且長跪其側泣涕求歸而中江嘉侯感孝子之誠復爲之愆患不已例監君乃稍稍心動孝子遂奉以南歸云當孝子之次重慶也資用絕矣進退維谷適閩人賴君德安行賈蜀中與同逆旅憐其孝贈之白金十兩孝子藉以供屝屨往復徧兩蜀竟得父耗比發自中江嘉侯率諸幕僚餞之江泝瀕登舟例監君失足溺於江川流駛激孝子急恐不救赴水從

之適舟舵牽挽例監君衣得不溺而孝子湛浮湍流從舵旁得父扶抱大呼而中江亦趣使役從往拯竟出其父子於水以歸無恙皆以爲孝感所致也既歸越八載例監君乃以天年終而其母畢今尙健在賡善曰先子昔受經於高平與例監君兄弟爲厚暨孝子就傅則與余後先同出魯齋鄭先生之門族好世敦高平再世用文學蜚聲而孝子以篤行著旣雕旣琢復歸於樸亢宗續古孝子其勛之矣

父母甚孝楊母病不知人女左右視在惟謹楊之兄子有幼而失其母者撫鬻之恩義該洽卒以義感其家爲之立孤以承楊之嗣而後卒卒年三十有六在楊氏者十有九歲辭如是余以徵之諸博士諸博士僉曰其信惟前知歙縣事張君佩芳高其義也而命曰孝貞傳之志乘今廷鸞方有事於所司冀以上達乞

旌例矣得公文則幽潛徽懿當益風耀於無窮是用宣廣恩仁助流 德化俾潔清者咸知所感被是亦觀風厲俗之一端也余旣嘉女之節又重韙諸博士之言而書其事如此若云旌也則自有國家之典在夫何敢

署郡太守汪公碑頌

公名夢齡號椿圃浙西桐鄉人由安慶通府攝知徽州府事以今茲三月壬子到官越四月乙酉受代視事凡三旬有四日公精吏幹能斷決疑訟不陂以平雖在官日淺未究厥施惟德之郵無有近久我朝我夕如我父母去之日州人士扶攜老弱遮道攀轅競蒲伏而稽首公苦慰遣之不能禁旣去而思之之心未艾也乃相與伐石取材爲豐碑紀嘉績焉方公之未至也有衛士與吾縣士訟籍者挾守戎爲助勢張甚士滋不服適提學使者歲試案部而公

亦以行府至皆狀上白使者廉公能一屬之公公立坐堂
堙上折之則皆服釋然使者卒依公以爲定讞公讞辭畧
曰

國家設版籍以致天下之士民隸諸縣軍隸諸衛所從來
久矣而徽屬之衛又與歛同附府治衛士進取幸有額况
近在治下則操筆懷牘以從於府若院無舟車跋涉之勞
寄寓之費甚便今所訟之家其先祖父之著藉衛所者皆
有名宦可稽其當身皆世繫可次其諸父之能自拔以升
於仕版者又皆歲時後先可據甚白而必詭軍爲民曼辭

自飾以與歛士訟甚無謂請還以隸衛用承奉

國家所以廣學官而重制防之意使者曰諾州人士於是
知公之德類而惜乎其去之速而未底於成也吾觀古循
良之治必皆久於其任然後能遂其所欲布施以暨於民
是故所居民化而去則思之不然則雖有吏能皆柅不爲
今公以行府旬日之間援禁例破浮囂伏強家扶弱士表
表若是則其所以爲治於安與安人所以馴公之政而戴
公之德者居可知也

今天子神聖大吏清明而公方以治能奏最升階在上安

知不有以答吾州人士願借寇君之思者乎乃作頌以俟之頌曰

天子有民井疆宅里

天子有軍輓粟輸米版籍之分明章統紀鄉校之儲聿鴻化理軍詭而逃民訟斯起何以折之公有詔旨公曰縣人吾知恃爾公曰衛人吾實怙爾眾人德公如父如母孰公之去而不懷止

天之高兮我聽我視日監下方求莫作吏我公升矣吾人須矣率彼江灤公其復來

江孝貞女頌 并序

昔松山汪文學洪度作女史徵鄉閭貞淑志錄畧備其以女子未嫁而守死成貞義者邑有三人焉曰吳淑姬曰蔣女曰程女淑姬吾鎮人少字潭渡黃夢柏仲子是是遊學客死淑姬往弔其歸喪服斬如禮哭盡哀既事入內寢一夕自經死蔣村人其所字者為槐塘程繼濂繼濂從其父賈長沙積二十餘年斷絕音問父母數欲改字之蔣固不可鬱伊成病死程繼濂之族也而字蔣氏蔣氏家場田死間至程赴喪弔哭歸輒自經用母救不得死獨居鍵樓

戶緘紉自食幾三十年乃死金子曰以余徵之孝貞江氏女猶信江氏女者邑人其父嘉桂故與楊某姻連楊有子嗣立而慧嘉桂喜字之已而嗣立死赴告及嘉桂嘉桂夙奇女志趣猶豫未忍發然卒亦莫能秘也女聞則大慟欲死之嘉桂泣曰若無然雖然何埤於嗣立嗣立之父母在也不可往若家終婦事乎女乃泣而往見祖姑則祖姑老矣見其姑則姑病且不知人臨嗣立之喪則塊然孑然一慟幾絕曰已矣滋欲死之甚楊父泣曰若無然雖然何埤於嗣立嗣立之兄弟在也不可異立孤終若義乎女乃泣

而止比死嗣立之兄弟各以其子爲之子蓋女自之楊氏十有九年所以事始者一以艱貞濟其孝其姑始猶暴遇之久而習安之又久而恟然覺悟悽然悲泣曰若吾婦耶婦如是吾不復苦思亾子矣是故嗣立之兄弟各以其子爲之子者義感致然也金子曰孝貞事與吳程二女頗相類雖死生之際遭值各殊然皆能以義自完其歸一也江之父母則賢於蔣氏遠矣乃列序而頌之無令史徵專美於前載頌曰

吳蔣慷慨程女從容之死靡慝志義則同維江之媛前烈

比蹤既貞既孝輦悅斯宗匪惟輦悅乃古之英閨門夷叔
巾幗曰嬰用寡存孤伯道復生於世萬萬不隕清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漢置署郡太守江公碑頌

公名恂字子光揚州儀徵人初舉茂才異等詣京師

廷試高等

天子使為縣令湖南始至攝知常寧縣及衡陽分縣清泉

即真知清泉縣公精於吏事撥煩理滯判決明允以是為

建官倚重由計典卓異轉乾州倅累行寶慶長沙太守分

守事所至有治幹稱後因註誤左官改銓通守奉差遣江

南遂補池州通守行安慶分守鳳陽太守屢讞疑獄上官

以為能乃檄公行徽州太守事以乾隆四十年三月丙寅

新成白子文集 署郡太守江公碑頌一

到官越十有二月庚戌而代其月辛酉行州分守事在官
之明年五月戊寅復奉檄行太守事越十月己酉而代吾
徽故公鄉里宗親盤互公兩爲太守一爲分守在郡幾二
載而治以廉靜事至而應不阿不枉人用寧息歲科兩
試童子凡所甄拔皆寒畯能文之士州人德公之政伏公
之守思公之愛故於其去也攀召伯之甘棠美奚斯之頌
魯是用文載嘉績垂示方來而并系以頌頌曰

孔惠江公維邦之彥豈弟爲根不貪爲幹安靜悃幅如枝
斯貫字我黎毗無畏無翫公視此邦維桑舊產義勝則離

恩掩則慢恩義之中德輿伊管斟而酌之作我民觀公來
泣止邦人之休今公旣去匪我私憂民隱宜恤

天聽曷由敢告司閭借寇乞侯公庶復還惠此山陬草菅
漁奪靡疚有瘳居人不恐行道謹謳勒公德愛於萬千秋

嘉慶初元執徐紀歲牲賓律應星火日中月十有二日丙
 辰惟我宮保大司徒曹公勗弟封母朱太夫人九旬悅誕
 之辰先是歲在敦牂太夫人年登八十公在職既違親歲
 久而請歸實戀
 關情深密勿懇陳悚惶待
 命廼

曹封母朱太夫人壽頌

嘉慶初元執徐紀歲牲賓律應星火日中月十有二日丙
 辰惟我宮保大司徒曹公勗弟封母朱太夫人九旬悅誕
 之辰先是歲在敦牂太夫人年登八十公在職既違親歲
 久而請歸實戀
 關情深密勿懇陳悚惶待
 命廼

新成白子文集 曹封母朱太夫人壽頌一

賜詩以寵其行復

御書四大字曰南陔衍福副之豐貂文綺俾歸以為壽親之榮蓋異數也太夫人銜戢

湛恩日討子姓而訓之者屢矣侍讀供職在京亦常常寓書敦勗焉往歲祇逢

太上皇帝紀年六十慶元

大典臣寮眾煩荒裔來同公敬共母命馳驅入

觀涉暑四千里餘北達

行在蒙

恩召對與奏太夫人起居狀

天顏有喜適西番來貢無量壽佛即遣中使賚以賜之且

御書期頤延祐額字壽太夫人

內府幣玉視前有加感泐

天施奏請畱侍

回鑾復承

溫語輒令南還侍養以所聞史策君臣一體自古有之然

體恤之周錫予之渥未有若茲者也是用道揚寵遇讚述

恩榮作為七言長歌舍弟賡熙豚兒良會亦各成五言律

新成白子文集曹封母朱太夫人壽頌二

句謹呈樞座家有瑤池獻壽圖輒竝裝潢奉獻而系之以
頌仰賡

太上皇帝二三百歲之祝頌曰

羣玉之山王母攸居長生不老與天地俱雲章五色言賁
其廬宜子宜孫玉珮瓊琚蟠桃熟矣將獻瓊筵王母顧笑
疇與比肩我壽我臧施于曾元其寧惟永天與祝年

天子萬壽壽無極遠蕃獻佛來西域屬大司徒入覲辰行
殿都俞賜顏色從容指數十年前詔許陳情壽母旋南陔
衍慶承殊渥奎章爛熳蛟龍纏今佛名爲無量壽帝緣錫

嘉將壽母期頤延祐重巽申捧賜歸來侑春酒天中節候
紅榴明綵衣上壽隨難兄孫又生孫篤家慶紗幔新添雛
鳳聲一堂五世瓊筵開有三青鳥飛裴回更二三百不爲
老明星粲粲接蓬萊朝廷耄期堯舜比壽佛之壽長如此
黃髮扶鳩命老臣還覲金鑾祝

天子

上梁告文

於維

至聖道大德鴻陶甄庶彙師表羣倫參天兩地教澤彌綸
 開我來學迪我後人門墻淑艾益兮如春棟梁式奠觴玉
 祇陳謹飭月吉安奉
 神靈斯文萬古降鑒明禋

東漢文海古初整中

湖東監國日吉

開建來學出好幾人門謝殊其益合收青野學左真野王
生聖節大勝節南運氣氣節夫筆命遂天兩世法野兩餘
六辭

上梁吉文

告朱子文

孔子之道在有宋而逾明六經之義得徽國而益瑩蓋其
流風餘澤漸被於鄉里者人胥識所師承故黜浮崇實常
有以卓乎自立而勃焉其興於前明則有若 先生

先生於國朝則有若

先生

先生皆

正學之羽翼而斯道之干城禮宜升祔永享明馨敢告

告新祔主文

法施於民著在祀典惟神之生厥績尤緬朝列靖忠家門
德善名望攸崇輓近斯鮮紫陽之山鬱確其高守先待後

新成白子文集

告朱子文

告新祔主文

卷二

敦此譽髦扶樹道教功在吾曹山齋永祔享祀不祧敢告

族父維遜焚黃告文

族父維遜焚黃告文

古也有志負荷析薪可傳可繼在後之人繫余考妣翼子
 詒孫詩書禮樂手澤斯存肆及孫璿與被陶甄占惟觀五
 日利用賓六年博士淮水之濱共逢孝治錫類推仁綸如
 綉如有命自天寵榮上逮於我二親匪揆也教有加於前
 匪璿也能不辱其先有穀之詒實有自焉神其嘉止佩是
 殊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脩前符社祝文

猗維明神五土之主祀以為社稱於自古自古有年介我
稷黍春秋祈報奔奏士女矧茲壇壝前符攸芋代禴綿延
靈貺昭著上雨旁風蓋障斯所不脩且壞慢神滋愆輿謀
繕葺子來競赴榱桷維新廟貌如故告虔醴粢牲牲備具
神之聽之惠綏黎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成羣立社祀典昭坐繫余五姓族聚於斯迎寒逆暑擊鼓
吹詩以樂田峻禮亦宜之廟食古始勿壞有基經營繕葺

還復舊規自今無怠祈報孔時告成於神神其格思

又甲寅

惟神降祉壇宇於茲自古有年惠綏羣黎與誦新謀禮亦
宜之陟降在上去歲今時芘其所賴歲稔人熙虔共報事
靡有止期奉我牲牲潔我醴粢明神昭格是饗是宜

關帝祝文

維神之生絕倫逸羣春秋大義高薄天雲萬人之敵國士
之風於萬斯年魂魄為雄神之聽之聰明正直神之格思
馨香明德保我後生緝熙純嘏奉醴奉牲無絕終古

又

惟神軼羣絕倫坐聲漢氏天挺忠誠人推國士歷代表靈
封崇禮備

聖朝褒錫謚號彌煒河嶽精英不遐伊邇誰云窮山神其
遺此像貌維新式憑更始於斯萬年肅共清祀

聖祖神孫... 惟崇德

...

...

...

...

關帝廟文

張睢陽祝文

於維大神天挺忠義睢陽孤據江淮全蔽有赫斯靈如水
在地葆我黎毗於千萬祀綠旌綺陌神也來思霧縠風旗
神兮降止敢告吉蠲肅將報事載神之休不遐亦世尙饗

神分創世始古古雖...
 不此...
 公...
 此...
 此...

朱韋齋先生祝文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鄰叔而下先生亦云先生家歙而寓
 於閩夙聞道要二程之門師羅友李實邁常倫篤生大賢
 丕振斯文纘承道統於萬千春鄉邦後進私淑攸存謹卽
 祠宇鑿闢嶙峋几筵有翼榱桷維新屬當釋菜祇告明神
 神斯降鑒嘉我苾芬

新成白子文集
 卷二
 二
 卷二

祝永叔先生祝文

城南有山是惟紫陽畢如其上君子之藏
 鳴名祝家今猶
 不忘與魯親里千古頡頏肇成宅相道學發皇舊山月出
 粲有餘光照我城闕近我宮墻遠追自出澤流孔長豆籩
 有奉秩序斯堂神無遠只在水一方

新成白子文集 祝永叔先生祝文

卷二

朱子祝文

孔子既沒道術乖離六藉雖存大義蔽虧異端蠡起抉我
藩籬羣儒馳鶩如客未歸泊吾夫子日揭天開承濂關洛
而統貫之崧生在建祥發自嶽如虹紫氣鄉井之湄不遠
松巖千里載來舊時山月神所憑依矧茲古院永穆御題
華屏之麓故有專祠共承教澤式廓堂榭俾來學者羣萃
於斯聖賢去人孰云遠而日月征邁有思無隨反躬踐實
窮理致知惟其道義不惟文辭佩衿在列穀核孔時肅將
歲事式奠尊彝

新安古揚州之域吳越之地於漢為丹陽郡屬吳晉時始
 別為郡累代因之及隋開皇中以歙州冠郡唐武德初去
 郡為州宋宣和間又更歙為徽徽州之稱於是始而羅鄂
 州願以新安名其志者仍郡舊也厥後元人改郡為路明
 人改路為府州稱如故脩明志述畧有數家於延祐時則
 有若洪縣尹焱祖於洪武時則有若朱禮侍同於鴻治時則
 有若汪都憲舜民於嘉靖時則有若汪都憲尙寧迨我
 仁廟康熙三十八年蒼龍已卯之歲而趙給諫吉士志之
 新城伯子文集
 重脩徽州府志啟一
 三
 卷二

重脩徽州府志啟
 新安古揚州之域吳越之地於漢為丹陽郡屬吳晉時始
 別為郡累代因之及隋開皇中以歙州冠郡唐武德初去
 郡為州宋宣和間又更歙為徽徽州之稱於是始而羅鄂
 州願以新安名其志者仍郡舊也厥後元人改郡為路明
 人改路為府州稱如故脩明志述畧有數家於延祐時則
 有若洪縣尹焱祖於洪武時則有若朱禮侍同於鴻治時則
 有若汪都憲舜民於嘉靖時則有若汪都憲尙寧迨我
 仁廟康熙三十八年蒼龍已卯之歲而趙給諫吉士志之
 新城伯子文集
 重脩徽州府志啟一
 三
 卷二

自鄂州淳熙乙未志後以至於延祐凡百四十年有五年而
爲己未自延祐己未以至於洪武丁巳凡五十有九年自
洪武丁巳以至於鴻治壬戌凡百三十有六年自鴻治壬
戌以至於嘉靖丙寅凡六十有五年自嘉靖丙寅以至於
康熙己卯凡百三十有四年自康熙己卯以至於今又八
十有八年矣不佞忝奉

恩命來守是邦適前政相承竝有脩志之議因循未遂繼
成德美當在今日竊惟郡邑之有志載體例雖同詳要攸
判是故淳熙志序云夫所爲志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

務知險易不忘戒也錄丁口頃畝者非以侈富庶務察息
耗毋繇奪也書賦貢物產者非以給嗜欲務裁淫汰周民
利也至于疆土沿革吏治得失與夫風俗之美惡人材之
盛衰有資懲勸皆合特書嘉靖志序云叙山川無關於險
夷瀦洩之用載風俗無益於觀民省方之實瑕瑜錯品是
非繆置後將何觀自昔兢兢豈云苟作今茲述撰宜依以
節中又舊志名宦鄉賢及諸人物必沒世後乃書列女生
存者間載一二亦其年老合於令甲也竝從其例所以庚
續舊志追紹前聞義取簡嚴辭歸謹質存此邦八十餘年

之文獻備錄前朝遺事東晉徵續編錄世推八十餘年
 國家一隅之外史不佞薄言泣止政學寡聞前視舊守趙
 劉朱張彭何丁范諸公良獨內愧而邦之學士大夫越庶
 百君子與我同志知必不讓於端良杏庭以下四五前輩
 也竚聞嘉告幸禔成書益欲購覓存之寶錄錄品其

其以三十載士部事官亦辭夫與夫風俗之美惡入林之
 其以三十載士部事官亦辭夫與夫風俗之美惡入林之
 其以三十載士部事官亦辭夫與夫風俗之美惡入林之

辭舉孝廉方正

呈為曠典欣逢盛名難副瀝情懇辭仰希垂鑒事欽奉
 恩詔令府州縣衛保舉孝廉方正者茲

渥典之非常實有生所罕觀搢紳同詞而稱薦族鄰和附
 以交推猥以賡善廁名其末譬拔茅茹征以彙吉自惟朽
 鈍感與慙俱竊賡善少而孤露恃於母以養大父母泊入
 學訓蒙乃得薄資脩脯以佐饗飧少紓母氏勞瘁自此二
 十餘年重堂色養幸免愆尤迄於屏營喪葬屢而勿失此
 皆人子事親養生送死之常未足以言孝至臨財苟得禮

有禁防賡善夙奉義方教以立身行己之法度夙夜兢兢
惟恐隕越自爲諸生忝竊鄉舉庚辰辛巳兩赴春官瑁璫
歸來山居教授三十年許不交當世旣徒手之無資匪讓
財之有力終歲食貧亦固其所未足以言廉且立不易方
動必以正固私心所庶幾抑有志焉未逮間亦非公發憤
終疑獨行無徒此又方正之未易言者也矧今年逾七十
筋力衰疲雖老當益壯居常懷

魏闕之心而耄無能爲奚自起煙霞之痼澤雉不斲畜乎
樊籠駑駘詎復堪夫鞭策伏惟老父臺人倫月巨士類銓

衡簡別賢良祇承

詔命如賡善等輩正使投老林泉以盡餘齒猶冀下帷講
誦或有傳人備

聖朝棫樸之薪効當途臂指之使草茅報

國志願如斯謹佈微忱干瀆清聽祇悚上呈

國志碑成碑前而始於千餘年前漢碑刻上星

聖博學對文錄校書館藏書目録卷之四章美辨

續通志卷八十八

石經之刻見於前載者屢矣以時世考之始刻於漢靈之

熹平至光和而成

石經之刻見於前載者屢矣以時世考之始刻於漢靈之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熹平至光和而成

四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存十二
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漢
魏間以論語爲傳故不列四部之數而隸釋所載石經殘
碑又有魯詩儀禮疑不能明也魏刻據水經注云魏石樹
之於堂西碑石四十八枚而不言經部楊銜之記洛陽伽
藍則云周易公羊尙書禮記四部與陸機所記漢石經同
晉刻由裴頠奏立亦五經唐刻曰石壁九經竝孝經論語
爾雅爲十二而無孟子孟蜀刻十經無公羊穀梁孟子宋
至和刻亦未完紹興刻則易書詩春秋左傳孝經論語孟

子凡七經禮記惟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而已以
字體攷之惟熹平詔立石經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
叅驗樹之學門洛陽伽藍記亦云漢國子學講堂前有三
種字石經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
字漢右中郎蔡邕等遺跡也其傳實止八分一體故隋志
有一字石經又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新舊唐志今字石
經七種注論語云蔡邕作蓋古篆二體之亾久矣此趙明
誠洪适等斷以一字爲漢石經者也水經注云魏正始中
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又云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

文轉失淳法江式則云魏三字石經建於漢碑西其文蔚
煥三體復宜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惟楊銜之
以爲表裏隸書異乎所聞此後人斷以三字爲魏石經者
也開成時依漢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竝是今書
雖經諸儒較正訛謬唐元度復核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
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劉昫之言近得其
實至和刻石京兆府學爲篆隸二體紹興則思陵正書當
世曾經宣示後始入石孝宗建閣奉安名爲光堯石經之
闕者也昔人謂其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以此而推則開

成固所不如矣若書石之人蔡邕而外漢有堂谿典楊賜
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隸釋又益以趙陲劉洪張文蘇陵
傅楨左立孫表諸人唐則艾居晦陳玠段絳其一人闕孟
蜀則張德釗孫逢吉楊鈞宋至和則楊南仲章友直胡恢
紹興皆高宗御書然或在或亾闕然弗備未有如
懋勤殿閣之藏仰承

睿鑒且出故國子監學正蔣衡一人之手今茲勒石又合
館閣鉅臣而校勘之爲盡美而盡善也伏讀

御製序文有曰歷代注疏入主出奴紛如聚訟旣冗且繁

孔氏壁中或云出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殊異至孝宣世東海后倉最明其業但傳此十七篇而所餘三十九篇秘在於館名之爲逸禮當時目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后倉所傳謂之古文及康成作注並取校之擇其善者或從今文不從古文如士冠禮布席於門中闌西闕外注云古文闌爲棊闕爲蹙之類是也或從古文不從今文如醮辭曰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爲嘏之類是也漢志言淹中三十九篇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至於天子之說然今惟

於義釋中間見一二而隋書經籍已無其目蓋逸禮之亾久矣漢志周官經六篇固自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卽今之周官禮也亾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然則所謂六篇者據冬官旣補之後云耳故鄭冬官目錄云司空之篇亾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故隋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凡言六篇皆據冬官旣補之後而固所志凡禮十三家更不別著考工之目此其信

也禮記者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而後之通儒各有損益相傳云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制月令呂不韋所脩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是也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家樂記三十三篇論語家孔子三朝七篇隋志謂之五種而漢志所謂百三十一篇者隋志以爲劉向檢校經籍亡其一篇得百三十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而馬融傳小戴之學

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世仍以小戴目之今鄭注禮記是也隋志大戴禮記十三卷夏小正一卷今所傳大戴禮四十篇而夏小正在其中然哀公問一篇投壺一篇與小戴書正同曾子大孝一篇亦與祭義無異又禮察一篇頗類經解疑此四篇竝聖已取之篇而其餘三十六篇若主言五義之屬皆其所刪也以此三十六篇合小戴記四十九篇是爲八十五篇而小戴記四十九篇至宋朱子復出中庸大學二篇爲之章句後之集說者止四十七篇云漢世傳儀禮者高唐生后倉而

下惟戴德戴聖慶普最號名家禮記二戴之外竝推馬融
 盧植周官自劉歆立博士以授杜子春其後鄭興及其子
 衆與賈逵等相傳不絕然自康成之學顯而諸家竝微魏
 王肅不好鄭學更注三禮多所論駁然卒莫能奪也肅後
 撰述之徒載在釋文畧可考見者於周官則有于寶於儀
 禮則有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儻之劉道拔周
 續之於禮記則有孫炎業遵庾蔚之等而寢微寢滅後亦
 無傳朱子末年雖有儀禮經傳之述亦未克有成書故欲
 求所以別同異明是非者舍康成更蔑由也

律呂

古者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周官本中呂

本作夾鍾大司樂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

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此孟子以律正音之說所由出

也而國語載伶州鳩對景王曰聲以和樂律以平聲又言

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

鍾而皆由黃鍾第之則黃鍾之爲律本故無俟呂覽而後

發之而其所謂七律左傳云七音班固與夫夷則上宮無

射上宮黃鍾下宮太簇下宮之云則五音之有二變十二律之還相為宮者亦畧存其髣髴於是矣顧所以為黃鍾之宮者何若則秦漢而上言者殊未及之惟呂覽書中有三寸九分之語然即以其所云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法求之則歷林鍾一律已泥不行黃鍾三寸九分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鍾林鍾二寸六分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為傳者之誤有不待辨說者是以漢世羣儒若淮南司馬班固鄭玄蔡邕之屬並云管長九寸空圍九分其術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子數一以三乘之為丑是一三也三三得九為寅是二二三也餘辰並依此法九三至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即黃

鍾一寸之積矣十一三之以為實十一三之謂自丑至亥得積十寸之實也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而黃鍾之數立焉黃鍾之數立而黃鍾之說定黃鍾之說定而黃鍾所以生十一律之法亦於是乎可施然而徑圍之分以十為率相生之分必以九為率者十盈數也十分為寸正也體之所以立也約九而為十者權也用之所以行也故司馬律書言黃鍾既列八寸十分一之數於前復綴九寸之說於後即明後所謂寸者九分之寸矣由是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黃鍾長九寸倍其實者二九十八三其法則呂之為林鍾者以三為法約之得六為林鍾之長也

為南呂 太簇下生南呂南呂管長五寸三分 為應鍾 姑洗下生應鍾應鍾管長四寸六分六釐 者

以舉而夷則 大呂下生夷則夷則管長四寸五分五釐一毫 無射 夾鍾下生無射無射管長四寸

八分八釐 二陽從之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四其實者謂林鍾上

四豪八絲 生太簇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則律之為太簇為

姑洗 南宮上生姑洗姑洗管長七寸一分 為蕤賓者以舉 應鍾上生蕤賓蕤賓管長六寸二分

八釐 而大呂 蕤賓上生大呂大呂管長八寸三分七釐六豪 夾鍾 夷則上生夾鍾夾鍾管長七寸四分

三釐七 中呂 無射上生中呂中呂管長六寸五分八釐三豪四絲六忽 三陰從之夫陽

生為下陰生為上今自蕤賓而下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何

也律者所以候氣其為管也長則氣先至而先應其為管

也短則氣後至而後應氣之應與不應即聲之和與不和

於是焉分而大呂夾鍾中呂三者並後先居三長律之間

若仍損一下生則是三者之管其短已甚 蕤賓下生大呂長止四寸一分

八釐三豪 夷則 則下生夾鍾長止三寸六分六釐三豪六絲 無射 下生中呂長止三寸二分八釐六豪二絲三忽今為

聲以之候氣氣未必得而應氣未得應而聲又安從和此

蕤賓重生生法所以不可易而後人因之以為倍聲者也

故知律由氣辨聲以律生而十二律之還相為宮者抑可

得明矣何言乎十二律還相為宮也十有二月之氣各以

其月之律為宮黃鍾子之氣也仲冬律中焉大呂丑之氣

新成伯子文集 律呂三

也季冬律中焉太簇寅之氣也孟春律中焉夾鍾卯之氣也仲春律中焉姑洗辰之氣也季春律中焉中呂巳之氣也孟夏律中焉蕤賓午之氣也仲夏律中焉林鍾未之氣也季夏律中焉夷則申之氣也孟秋律中焉南呂酉之氣也仲秋律中焉無射戌之氣也季秋律中焉應鍾亥之氣也孟冬律中焉然惟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林鍾為宮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林鍾為宮

下生太簇為徵損林鍾六寸之一一自蕤賓而下則有變聲故太簇四寸是半聲也餘律視此

變半聲其所謂半皆計正律而半之其所謂變卒亦不越乎四其實三其法倍其實三其法者而得之如中呂再生

六寸五分八釐三豪四絲六忽四六二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寸四五二得六分六釐四八三十二又得一分一釐

六豪四三十二又得四豪四四十六得五絲三忽四六二

十四又得八忽凡得八寸七分八釐一豪六絲二忽即黃

鍾變聲之管矣以此下生林鍾變聲則用倍數三所以然

之然黃鍾變聲旋宮不及所用者其變聲之半耳所以然

者五音以宮為主由宮而生徵宮數八十一三分去四由徵

而生商徵三分益二上由商而生羽商三分去一下由羽

而生角羽三分益一上生故角六十其律之短長以次而

殺者必與之相應然後乃於數也得其序於聲也亦得其

和是故以五音論之則六十聲之中為半聲者十有五太

夷則各一始洗蕤賓中呂各二夾鍾三大呂四為變聲者三林鍾二南宮一為變半聲者

七黃鍾四林鍾一太簇二兼二變言之則八十四聲之中為半聲者

又九蕤賓夷則無射各一為變聲者又三林鍾南呂應鍾各一為變

半聲者又八大呂夾鍾中呂各二黃鍾太簇姑洗各一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其是

謂耳五音所以必有二變者何宮之於商也商之於角也

徵之於羽也其自黃鍾始而左旋者相去止皆一律而角

與徵羽與宮相去乃皆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

律則音節遠故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焉角徵之間近徵

收一聲焉近徵者比徵而少下故為變徵近宮者比宮而

少高故為變宮變宮謂之和變徵謂之繆此又所以濟五

音之所不及者然既名之曰變則無論其比於正音不比

於正音竝不自為調也惟是九分為寸則自司馬而後如

鄭卒之於禮杜佑之於通典皆不之據班固漢志又泥陰

陽相生之成法而不知蕤賓重上生至於六律十二管還

相為宮禮運具有明文而京房乃別立色盲謙待執始去

滅諸名衍為六十律且既九分黃鍾實積之一命為寸法

而不盈寸者又欲十之以為分棄三又不盈分者十之以

為小分

又棄八算

至於遞降屢析而其奇零終不能盡則以強

弱概之臆斷胸馳更無準的而孔穎達杜佑於中呂之均

蕤賓之均林鍾之均夷則之均南呂之均無射之均應鍾

之均又皆以宮上生徵夫十二律損益而黃鍾以為之母

故曰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

五音損益而宮以為之君故曰大不踰宮又曰宮音之主

也第以及羽如穎達佑之言於律則得矣其若音何此元

定新書二十三篇

本原十三篇辨證十篇

所以為超然遠覽矣雖然

細若氣微若聲蓋自古而難之前代或以尺或以金石或

以累黍其欲求所謂黃鍾之宮者非不至也然議愈紛而

愈不得合而蔡氏多截竹為管以擬黃鍾之說後亦竟未

有試者

石鼓

石鼓者周宣王獵碣也秦漢間未始暴著洎唐正觀中蘇
勗李嗣真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之徒並言是史籀遺跡
虞褚歐陽皆稱為墨妙杜少陵歌李潮八分小篆亦廁之
倉頡李斯之間後韋蘇州應物韓吏部愈則頌述尤詳矣
至宋歐陽文忠修始有三可疑之說後人因之紛紛異論
或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為成王鼓或據秦器殿番二
字以為秦鼓或據北史以為魏鼓或據後周書以為宇文
鼓然皆不若昌黎之言為正夫碑刻存亡係石質之美惡

石鼓者周宣王獵碣也秦漢間未始暴著洎唐正觀中蘇
勗李嗣真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之徒並言是史籀遺跡
虞褚歐陽皆稱為墨妙杜少陵歌李潮八分小篆亦廁之
倉頡李斯之間後韋蘇州應物韓吏部愈則頌述尤詳矣
至宋歐陽文忠修始有三可疑之說後人因之紛紛異論
或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為成王鼓或據秦器殿番二
字以為秦鼓或據北史以為魏鼓或據後周書以為宇文
鼓然皆不若昌黎之言為正夫碑刻存亡係石質之美惡

摹拓之疏數風雨水火之所及與不及未可以年禩之久
近論也如顏魯公千祿字書刻在代宗十二年工人往往
搨取以爲衣食業至文宗開成年裁六十餘遽爾闕訛而
詛楚文湮沉泉壤越秦漢以迄於宋幾千數百年始出人
間世無疑議其文細刻淺過於石鼓乃無一字漫滅又三
代彝器金石遺文溷在瓦礫泥塗之中沈沒懸遠由後出
而始顯者多矣其制作精妙蓋有馬融鄭元所不及知者
石鼓經涉亂離散落榛蔓唐室文物鼎盛嗜古之士甫加
采錄其文復著又未可以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志徑指

爲贗也說者謂古詩三千孔子刪定爲三百十一篇此類
是已若以其不見收錄而疑之則素以爲絢兮偏其反而
之屬鈞逸詩也將并以是而疑論語乎况卽文以求其義
正與小雅之車攻吉日大指畧同其爲宣王無可疑者安
取單文孤證而以爲成王鼓哉又蘇勗之祖曰綽用事於
周一時文物皆出其手無容祖父撰述子孫茫如且前代
能書胥名後世如斯喜冰邕不可縷數豈字文時有書人
若此反不見稱唐人去後周末遠亦未應謬指如是至若
以殿爲也以番爲丞之非始於秦又不足濶辨矣則信乎

昌黎之言為不誣也我其欲試其素文不且欲其與夫頃計乎
 皇上生知好古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摩挲舊物集作
 新詩園橋拱聽石鼓改觀生等幸生千載一時不易逢之
 嘉會敢不覃精攷索以仰稱 師父 聖慈下 嘉 茲 誠 且 前 升
 壽考作人之至意謹撫王厚之潘廸趙古則諸所辨證以
 為對

小辨古書文古曰大辨譽同其無宜王無而辨其
 之屬或謂古以深辨以公而後論謂平以明公以未其美
 其曰古以深辨以公而後論謂平以明公以未其美
 亦謂也或謂古以深辨以公而後論謂平以明公以未其美

田制鹽法彈其業且詣編關梁以嚴其出入山水皆皆暴

伏觀虞夏之世凡鹽之所自出皆民自取之而從而輸之
 上如禹貢青州之域厥貢鹽絺是已不必復煩置吏也至
 周而後有鹽人之官然其職止於奄二人而大夫士無聞焉
 焉其屬止於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而府史胥徒無聞焉
 其所掌之政令止於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之膳羞若
 若鹽散鹽形鹽餽鹽之屬而鹽之所由以出之於民者亦
 無得而聞焉則其與禹貢舊法故未始有以異矣鹽筴之
 興自管仲始也其說有三者通計萬乘之國凡食鹽當

幾千萬人人食鹽月凡幾許由大男大女差次之而得其
大數凡鹽之重則以十三分之一稅取之而其所稅取之
鹽則以施於民之爲大男大女者月籍其錢人各三十其
其渠展之鹽令民爲公煮之征而積之其征也歲以十月
始至於正月農事且起因下令以禁民之聚而煮鹽者鹽
既坐長則令糶之梁趙宋衛收其倍息其後孔桑等祖其
遺法以佐漢武軍興而禁權之事於是遂相沿爲令今夫
取田疇者利薄取山澤者利厚取山澤則農重去其本取
田疇則民輕徙其業且能踰關梁以通利於山水者皆豪

富之家豐餘之輩也收豪富豐餘之權而撻之於上一則
可以專農一則可以饒國其計未始有非而於事未爲不
便故雖以桓寬等之反覆論難未能廢之然其敝也或且
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且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
迨官賣又未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
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有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
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如後唐同光天成間之所爲者
至使民不堪苦而以其課均之於兩稅後之人不知其爲
鹽錢也誤以爲常賦而征之而言利之臣又或從而生心

於其間雖以宋仁宗之賢明而河北滄濱二州非張方平再榷之論幾不免有傷盛德也此往世榷鹽之失也其禁則考之漢世私鬻鹽者鈇左趾矣然自武帝已後鹽鐵之官或罷或復令不于常禁防亦未甚厲唐乾元中劉晏爲轉運使上鹽法輕重之宜但於出鹽鄉置吏收亭戶所煮之鹽糴之於商人聽其所之而江嶺之間去鹽遠者則官自轉鹽於彼積之謂之常平商人或不時至鹽且增貴則減價以糴官民兩利於是吳越揚楚鹽廩數千積鹽至二萬餘石私鹽者無奇可居姦盜衰息後晏法稍隳犯者彌

衆令甲逾峻延五代以迄於宋至有一歲之內以私販坐罪者多至三千餘人而民之冒法抵禁居然不顧而莫之能止當時議者以爲其敝在於官鹽估高故也宋儒有言鹽者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然盡屬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之二者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往古可以知今惟執事擇之

韻者聲之節也故以聲之類而韻之

音未變中故出音韻學始於漢之而後入其類韻類平

韻類盡屬之官韻書與日俱而公集詩法韻之書之二音

韻者天賦自然之味所以養人然韻之與音雖未可分

韻之當祖韻書以爲其始存於官韻詩法韻之書未嘗有言

韻者多至三千餘人而更之韻書詩法韻之書不勝而莫之

韻者今韻類詩法韻之書詩法韻之書之內以韻類坐

韻學

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即韻也然而古者言

音不言韻故謂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韻之名其起于魏晉

之世也今之言韻者率以爲昉于沈約且謂今所行平水

韻本即爲約之舊書夫韻非自約昉也於魏則李登有聲

類矣於晉則呂靜有韻集矣於齊則周顒有切韻矣約所

撰四聲類譜第因而成事耳且今所行韻本自平水劉氏

一人之書非約舊物也謹案隋開皇世陸法言依周顒書

名別爲切韻五卷至唐而有郭知辛等九人附益之天寶

末陳州司馬孫恂重加刊正號為唐韻宋大中祥符中又改賜新名名曰廣韻其書上平聲二十八部

模齊佳皆灰咍真諄臻先仙蕭宵肴豪脂之微魚虞

交殷元魂痕寒桓刪山下平聲二十九部歌戈麻陽唐庚

耕清青蒸登尤侯幽侵上聲五十五部董腫講紙旨止尾

覃談鹽添咸銜嚴凡海軫準吻隱阮混狠旱緩潛產銑獮篠小

養蕩梗耿靜迥拯等有厚黹寢感敢倫忝儼賺檻范去

聲六十部送宋用絳寘至志未御遇暮霽祭泰卦怪夬隊

兮箇過禡漾宕映諍勁徑證嶝入聲三十四部屋沃燭覺

宥候幼沁勘闕豔榛醜陷鑑梵凡二百六部二萬六千

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藥鐸陌麥昔錫職德緝合盍葉怙洽狎業乏

一百九十四字及景祐四年頒行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

部韻畧部分一依廣韻而其中題目或小更改

為欣避宜祖諱也二十六桓改為歡避欽宗諱也下平聲

五肴改為爻上聲五十二儼改為戶去聲四十三映改為

敬入聲八物改為勿十五鎋改為轄三十怙改又同用獨

為帖又如魂之為蒐仙之為僊号之為號皆足又同用獨

用之屬間與廣韻頗殊廣韻上平聲文殷並是獨用今文

用嚴凡同用今升嚴于咸上與鹽添通降咸銜于嚴下與

凡通上聲吻隱并是獨用今吻與隱通去聲問炊並是獨

用今問與炊通入聲物迄并是獨用今勿與迄通又葉怙

同用洽狎同用業乏同用今升業于洽上與葉帖通降洽

狎于業下又所收止九千五百九十字並申明續降一百

與乏通又所收止九千五百九十字並申明續降一百

八十三字尚未及廣韻之半其後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

注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附益二千六百五十五字為萬

新成白子文集 韻學二

二千四百三十八字此唐宋以還相承之韻本也理宗朝

有平水劉淵者實始取韻畧通用之部合而併之徑韻舊

注獨用證與噎通平水更易舊題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

支六脂七之諸目為一東二冬三江四支等上東冬江支

佳灰真支下先蕭肴豪歌麻陽庚兩平聲各十五部上董

元寒刪同青蒸尤侵覃鹽咸講紙尾語麤齊蟹助軫吻阮早潛銑去送宋絳寘未御遇

篠巧皓哿馬養梗迴拯有寢感倫謙去霽泰卦隊震問願

翰諫霰嘯效號箇禡二聲各三十部入聲十七部屋沃覺

漾敬徑宥心勘豔陷凡一百七部增加四百三十六字名壬子

新刊禮部韻畧元黃公紹韻會舉要因之而陰時夫韻府

職緝合葉洽

於平水書上聲又取迴拯二韻合並為一明洪武初詔翰

林侍講學士宋濂等十一人編定正韻更据毛晃韻畧本

取音近者合之否則離之文義同而再見三見者一之以

省複重凡韻七十六部平東支齊魚模皆灰真寒刪先上

蕭爻歌麻遮陽庚尤侵覃鹽董紙齊語姥解助軫早產銑送寘霽遇暮泰隊震翰諫

篠巧哿馬者養梗有寢感倫去霽嘯效箇禡蔗漾敬宥沁

勘三聲各二十二部入聲十部屋質曷轄屑收字萬二千

八十有一其目一東二支三齊四魚五模之屬復迴異諸

本書成而高廟未盡善也及見劉三吾所進孫吾與韻會

定正而避之賜名通韻使與正韻並行於是平水之書竟

新成自子文集韻學三

卷二

得以家至戶到至於今不廢然則今所行百六韻韻本且
并廣韻韻畧之舊而失之何況沈約於古無論也顧其爲
書自元明以來作者相承用之因恬不怪然所用止於律
賦律詩亦無甚紕繆至如證嶝之竝而入於徑而蒸無去
聲拯之竝而入於迴而蒸并無上聲此之爲失坦然而明白
又可以廣韻韻畧疏通證明之者也乃若破曲士之拘墟
尋先民之遺矩則詩騷具在較爾可知而近世若長洲顧
徵士炎武之五書蕭山毛檢討奇齡之通韻取則古昔元
元本本雖其持論間於彼於此或頗不能相通要之如櫛

梨橘柚各有其美焉澁而求之乎此其必有以自得於聲
韻之際矣

